

文學者叢刊之二

# 生與死

吳 奚 如 著

上海潮鋒出版社刊行

文藝叢刊之二

# 生 與 死

吳真如著



3 0528 4353 3

上 卷

潮 鋒 出 版 社 行

1987

857.63  
442-7

---

目 錄

自序.....	(一)
生與死.....	(一)
卑賤者底靈魂.....	(四九)
彭營長.....	(七七)
一個含笑的死.....	(一一七)
活動活搖.....	(一四三)



## 自序

老早就在想：什麼時候可以完全由自己的意見編一本集子呢？一方面相當地滿足讀者底慾望，另一方面保存某一明確的特性，而同時在定價上盡量地減低，使得我們所期望能夠達到他們眼前的大衆在經濟能力上可以購買。

也許這樣說法是有毛病的。尤其是最後那個願望，在這諱談「大衆」彷彿「大衆」在大庭廣衆之前「露臉」，「小衆」馬上就會驚號逃竄，於是「大衆」祇好命該變成蝸牛，將獨角縮到壳子里去，復原「天下太平」的本色的年頭，恐怕將被人嗤之以鼻：「哼，蠢材」的吧？

然而，世界本不是純由聰明人所組成的，同時，聰明人也還沒寫出超越一切，皆大歡喜的傑作，那末，蠢材底願望或可暫時被寬容，暫時不遭格殺的吧？

因此，這本集子——生與死在幾度和歐陽山兄商量之後，終於大胆地付印

了。

是不是果真能夠得到大衆底愛好，或者有幾分是大衆底不敢說。總之，有這一點兒志願而已。什麼時候這志願才可以愉快地完滿，那得第一：請求正確的批評家給予善意的指導，第二：讀者大衆提示具體的意見，第三：我自己不斷地求進步。

這本集子里包括五篇小說。有的是在一九三三年寫的，如「一個含笑的死」。有的是在一九三四年寫的，如「活搖活動」。其餘的，都算是今年——一九三六年底上半季寫的了。

我想乘這機會對敬愛的讀者們談一談寫作時的情境。當一九三三年來到上海，一切人事上的關係非常陌生，因為我是過了許久「隱士」一般的生活。在什麼事都無從着手的時候，恰巧，紺弩兄從日本被逐回國了。他是老早就從事創作活動的，他鼓舞着我：

「把你所經歷過的一切……寫下來吧！」

很好，我就開始動起筆來。那時，寫得較長一點兒的，就是搜進這本集子裏的「一個含笑的死」曾用「微笑」作題目，發表於文藝第二期。

不久，認識了胡風，他真像一個毫不留情的審判官，沒有像另外一個批評家，光會拍拍別人底肩膀，大大地驚贊一番：

「啊，你底那篇小說稿子嗎？嚇嚇，我已經看過了，不錯，你底字寫得很好呀，嚇嚇嚇……！」

而是用了堅定的態度，無情地對我說：

「你底『微笑』我已經看過了，除了那個主人翁——黎明底性格比較地刻出了以外，另外，那兩個人物——劉一平和陳祥伯伯是非常模糊的！尤其是陳祥伯伯，既然是個老年的農民，那本，他底性格比劉一平應該有什麼不同，應該有什麼由於生活所形成的一定的姿態，語言，情感等等……兄弟，要刻苦地去發掘典

型啊！

接受了他底意見，爲了再給我那篇「微笑」里的人物注入聲與色，血與肉，所以，今年又把它改寫了一遍，並且題目換「一個含笑的死」。

但那之後，也曾經有過一個沉悶的期間，差不多沒有寫作的自信心。直到有人說要出一本某一性質的創作集，我才鼓起勇氣，用半個月的時間，寫成了那「活搖活動」。原因很簡單，我覺得我頂適宜於寫那種題材。然而，事情常會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活搖活動」被那些自負爲「了不起」的先生們埋藏在廢稿堆里，差不多有四個月之久了。直到我託人去拿回，中間它偶然落到歐陽山兄底手里，被他看過了一遍，它才又重新站起腳來，走上一本刊物底頁面上去。

於是，我又慢慢生出自信心，接着寫了幾篇不三不四的東西。

一九三五年，因爲我幾次準備離開上海，一次到北去玩過三四個月，所以大部份時間都是擱筆的。

---

今年，各種文藝雜誌勃然而起，我才步着友人們底後塵，搖旗吶喊，寫得較爲多一些了。

有出這本集子的機會，同時又有寫幾句序言的機會，真是萬分高興了。其它若還有什麼要談的，（包括每篇的內容和技巧）則讓給敬愛的讀者和批評家們去。

奚 如 一九三六，八，十三。

生

與

死

---

## 獻詞

你們都爲神聖的事業而犧牲了，留下光榮奮鬥的歷史！

我們把一切都交與國民——生命，幸福，自由和權利，……

你們長眠在這黑暗的墳墓中，殘酷的猛獸還在行兇；

我們踏着你們底血跡前進，戰鬥，犧牲以慰你們！——



這里面一天到晚，都像是一天遲在黃昏的時候，沒有太陽，沒有亮光，也沒有足夠的空氣。除了放兩次風，卅個以上的囚徒們是祇有成天蜷曲在這間長不到八步，寬不到五步的拘留所底潮濕臃腫的地下，彼此緊緊地擠做一團，互相傳播而且繁殖那些虱子，疥瘡，和長熱病底細菌，使所有的生命等於塞壓在罅子裏的醃魚，逐漸腐爛着，潰滅着，還等不及『裁判者』當庭宣讀神聖的判決書，很多就悄悄地倒斃了！即使是頂硬朗的，也已經一隻腳踏進了神底地獄，而另一隻還踏在人間地獄，熬磨一切苦難和劫數。

「瞎他媽的……你就殺老子們三次頭，也落得個完結，落得個痛快呀！惟有把老子們這樣不生死地擱在這兒，真是比上陰司地府底刀山還難受啊！」

囚徒們這樣大聲詛咒，呻吟着，似乎死才是人類生命底第一義，而生反不過

是一種太無足輕重的附帶，一種太難忍受的累贅。

但這之間，一個躺在特別陰暗的角落里的小犯人李明，這時却格外糾起了嘴，瞪着一對異常鮮明的圓眼睛，像幽靈陰鬱地閃亮着光，死死地瞪在那塗滿了臭蟲血，鼻涕，綠里帶血絲的濃痰，巴了刑傷的膏藥等等底五顏六色的牆壁上，又一次被生底執着的火燄所燃燒，恐怖而迷惑地想起了前幾天被拖出去「完結」了的，他底兩個同學底陰影。

第一個，是在學校里平常頂喜歡唱歌的高個兒王志強。他有一副那樣高大的嗓子，唱的時候，老是挺着胸脯，昂着頭，聲音像狂濤一般，從他闊大的嘴巴里飛騰出來，把教室底玻璃窗都轟激得快炸裂似的。他愛他，他曾經從他學會了一個有名歌曲，在教的時候，王志強照例是陡然改變了平時互相開玩笑的態度，嚴肅地鎮定着長方臉，像一位長兄，也像一位老師，先跟他說上這幾句話：

「呃，小弟弟，唱這歌兒的時候，要端端正正站着的哪！因為這是一個莊嚴的，

神聖的……呢，你若不是瞎胡唱的話，包你底眼前，即刻浮現着一張影片似的，看見有千千萬萬粗大的拳頭……高舉着，千千萬萬雄壯的腳步……滾進着！」

第二個，是頂喜歡在上課時偷看小說的張超，那是個結實的少年，胖而且矮，有許多日常的小動作，很顯得不大靈活。他常常獨自呆在一處僻靜的地方，——尤其是愛在學校園裏的假山背後——無緣無故地抿着嘴默笑，眼皮有趣的閃動着。但他也有時忽然高起興來，硬拉着李明一道去打乒乓球，而結果總是毫無疑義地輸。

他跟這兩個同學，在學校裏像是穿的聯襠褲子，三個人老在一道兒，任何人扯也扯不開的。他自己頂小——十五歲，那兩個——一個十八歲，一個十九歲。——把他當作親兄弟一樣，喊他是小弟弟。使他在離開了家鄉，離開了母親，跑到這五百里以外的P市來上中學，不會太多次地感到生疎和孤單，感到對家鄉的懷念，以及流着淚想起母親那些催眠曲一般的聲音。

但不久，一陣時代底劇烈的風吹來了，他們三個人都被捲出了學校，湧在那澎湃浩大的人海里，呼喊着一樣的聲音：「保衛我們底民族啊！」於是在一次橫逆的，寧願將自己底民族毀滅的鎮壓下，他們被抓住，被帶到這兒來。五天以前，那兩個同學被拖出去「完結」了……

那兩個同學底影子——一會兒是在學校裏笑着玩着的親暱而可愛的嘴臉；一會兒是被綁出去時，插上了一根箭形的斬標的赤裸的背脊。——固執地在他底眼前幌動着，黏結着。叫他懷疑着像那樣活生生地的人物，祇消在後腦窩被微小的一粒彈丸穿進去，從額角上穿出來，即刻露出兩點小洞，淌出一灘鮮紅的血；或者被一個臉上生滿酒刺，眼睛紅大得像燈籠的憲兵，故意在充當劊子手之前，把彈丸底尖端磨薄了，使它在穿過他們底腦髓時，鉛塊炸裂，把腦蓋骨和腦髓統通掀揚到半天裏去；於是，他們底身幹像一塊笨重的木頭，碰倒在地下，什麼知覺也沒有了，而生命和一切，——比方說那些親熱的笑，那些活潑的談話姿態，那

些唱歌時的高銳的音浪，還有那些聰明和智慧，以及知識和能力，——忽然被送到另一個既看不見，也想不出的飄渺的世界里去的事，是能夠的嗎？是實在的嗎？

「天哪！天哪……」他用手抓着長亂的頭髮，喃喃地嘆息道。「那是太可怕了！……那是太殘酷了！……我……我但願能夠不再去想到它啊！……嘻嘻……」

他那黃瘦的小臉，顯得石膏似的啞白而且戰慄了。從眼眶內湧出熱滾滾的淚水。

「喂，小弟弟！你爲什麼又哭起來了呢？」

隔他兩步遠坐着的一個粗壯高大，腮頰上像刺蝟一樣，亂生着漆黑的，硬癢的鬍子的漢子武，忽然驚詫着，站起來走到他底面前，用手去推動他，嗶嗶地叫喚他。

不知這漢子是被脚上釘的兩副八斤重的鐵鐐所苦呢，還是腿桿骨底傷痛

還未復原？在他移動着脚步的時候，就顯得顛簸欲跌的蹣跚。但當他用他厚大的手，像鷹攫取小雞，那樣輕捷地就攙扶起了李明，人們就可看出他那做了十六年開車匠的特別發達的腕力，是還未被鏽鏽磨盡，頑強地保存着。

「嘻……我……我武」哥……我……」李明淚痕滿面地靠着武，傷心地睜着紅腫的眼睛。

「不要獨自呆着哭啊，小弟弟！坐下來，我跟老蔡，老鄭正在討論一個問題哩！好，你也可以加入的……」武說着，輕輕地拍着李明底肩膀。

「呃，是的，小弟弟！我們正在談到一個很重大的，關於生與死的問題。自然，這是我們在這裏面必然應該了解的……」

坐在上首的小學教員蔡經，將那三角形的頭點動着，格外從近視眼鏡里眯着眼皮，看氣色，他是正想用他那頂適宜於作深沉分析的舌頭，去盡量發揮意見。祇有歪坐在一堆饑而爛的被子上的醫生鄭士奇，却並不在乎似的在敲着

腳上的鐐環，好像在仔細研究那傢伙爲什麼這樣堅牢，錘在腳踝上，就像是天生的一樣。

## 二

他們這批「愛國犯」是祇要生命還存在着，不管那存在已經離不存在僅相差一張簿紙似的程度而且依照他們生理上所受的傷害，應該頂適宜地安息於喘嘆和沉默，或者「萬念皆灰」的境地，但他們都不，依然毫不吝惜地去使用它。他們好像從前綫剛調到後方來歇氣的「炮手」，臉頰上的肉網，還存留着被轟隆的炮聲所震動的抽搐，眼前還跳躍着烟火底雲霧，耳內還响叫着鎗砲底射擊，在憤憤地懊惱着：

「噫，真可惜！我最後射出去的那顆『碰炸彈』，要不是被『測量手』所誤，祇消增多二百米達的『射程』，就可一傢伙毀掉敵人底『機關鎗陣地』哪！」

他們追究着過去，懷念着將來，尤其是小學教員蔡經，一千次地自己抱怨自己道：

「誰知道那房子已經成了問題呢？我是去通知他們——雖說本不必該我去的，——勿論如何，要結合清華大學底學生一道出發，衝進城裏來哪！噹！噹！我要毫無警覺地溜進去——這當然應該責備我這雙眼睛是近視，太不對勁了！——推開門，就被便衣偵探捉住了胳膊，噹！噹！我相信這次的運動，有我在一定比老趙更能弄得好的……」

他是很懊惱他沒有作到滿足的地步就糟了糕，他常常希望着頂好這次能夠徹當地不被完結，設法保留着生命，在將來有機會出去痛痛快快地轟動一切地幹一番了拉倒，那才是值得的哩。

「呃，老武！我想我們對付『裁判者』不必太強硬，能夠不死，總算是值得的。譬如……呃，你覺得怎樣呢……」

他悄悄地<sup>把</sup>這意見告訴給武<sup>一</sup>，一傢伙惹起了武<sup>一</sup>底反對，引起了一場大爭辯。要不是剛才那個小弟弟李明底哭泣驚動了他們，恐怕他們老早就鬧到吵嘴了。他們常常是毫不謙遜地爭吵着每一個問題，不得得出結論不止的。

武<sup>一</sup>照例擺出一隻颯強好鬥的雄雞似的姿態，格外固執地，否定地搖動着像「毛子」那樣鬚髮連結，全讓挺立的鼻子佔了臉頰上一塊平原的頭，用總像沒有濕潤過的沙喉嚨，嘎嘎地講道：

「那是很危險的，老蔡！在這裏，我們祇應該有一個想頭，就是我們準備着死！是的，準備着死！爲什麼呢？因爲現在是到了這個……這個……『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的年頭。要是我們得勝了，我們自然眼睛也不會眨一下的去幹掉那班……要是我們打敗了，就祇好挺着頸子讓那班……來幹掉我們！這非常簡單，沒有什麼另外的<sup>些</sup>徼倖的路。再說，死並不是一件什麼值得值不得的事，我們並不是一定要親眼看見最後的一天。在現在，我們都是在用生命替最後一天的道路，鋪列

一些沙石，填補一些缺口。而且我們也不是孤單的，還怕少了我們，就幹不成了嗎？要知道，我們死了，我們後面還有千千萬萬的同胞在跟着前進！好像那些樹木，誰要去劈掉牠底尖兒，牠却越發從旁生出些更加茂盛的，繁多的枝條來。呢，假如我們不照這樣去看，不照這樣去對付，那末，伙計！我們就很容易走上像前幾天那個混蛋小子的路，呸！你看見他出去時那副醜臉沒有？嚇，媽的！那簡直是塗滿了人間所有的羞恥！……」

他憤憤地吐着不屑一談的口水，鼻子像陡然聞着了惡臭，連連聳動着，噴吼着。

武一是一提到或想到所謂「那個混蛋小子」，就要痛罵的。但「那個混蛋小子」倒也是一位生得很白淨，很聰明的脚色。從被送進來的第一天起，他就老是在悲嘆着：「唉！這裏真比豬窩還不如，叫人怎末呆得下去呀！而且每天祇給四個窩窩頭吃，兩碗白開水喝，這不活叫我底腸胃受罪嗎？」於是在第一次「過堂」

的時候，「裁判者」還祇輕輕地叫了一聲：「拿鐵壓槓來！」他就當即駭得眼淚亂流，渾身打戰了！而且倒裁葱似的朝「裁判者」碰通碰通地磕着响頭，哀懇道：「大人請你給我一隻筆，一張紙，讓我寫……」之後，他回到拘留所來，就成天用被子緊緊地蒙着頭，不再對武一們用英雄氣質的聲音誇耀他底勳業了：「哼！我原來是決心摸到東交民巷去捧炸彈的哩！要知道光遊行示威，是打不倒帝國主義的！」祇有一次，大概他知道他快要恢復自由了，他乘着武一上毛房的機會，悄悄跟着去了，在那背着衆人底眼睛的毛房角落裏，他忽然抓住了武一底手，眼淚汪汪地說：「唉！唉！請你們饒恕我，不要鄙視我喲！我並不是願意閉了眼睛朝滅亡的路上跑呀，我……我……我祇恨我底身體太羸弱了，唉！兩年來，我是被很厲害的失眠症弄毀了健康，我……我……不能像你們那樣強壯……那樣去忍受……去……」這突兀的舉動，幾乎把武一弄得驚惶失措了，但武一終於當面「寬恕」了他，「安慰」了他，說：「是的，是的，朋友！我是很很地在祝福你早點平安出獄哩！你頂

好將來到一處幽靜的地方去養養病，譬如上青島也行。不過，朋友！聽說還有一種醫失眠症的妙法子，就是結婚呢，我想你總該已經有了女朋友的，你出去以後也可以去試試那法子靈驗不靈驗，哈哈……」兩天後，他被開釋了。當他捲好被子臨走的時候，他臉不但沒有歡喜和興奮的光，反而變成了浮腫的，僵黃的顏色。好像祇消隨便用指頭去按一下，就會同腐爛已久的疱疽一樣，立刻彪出一股腥臭的腫血來……

雖說武一並沒拿蔡經去比「那個混蛋小子」，可是蔡經似乎從心靈深處挨了一悶棍，反感而且氣憤。他撇着嘴，急得像鵝樣，向前伸出青筋暴露的細頸子，連連點動着，自覺已經瞭解了武一底意見底核心，不讓它輕易地消失。同時，他張大因生氣而快要破裂的近視眼，那瞳仁是久已褪了色，全然放射着滯鈍的昏白的光。凸面鏡子掉落到鼻尖上了，他趕緊用兩個指頭朝上一送，扁鼻子里哼了一响不服的聲音，飛快地彈動着尖下巴，猛烈地反駁道：

「你……老武……你……不光是犯了太英雄的錯，而且……簡直是污蔑我底人格！我……我……」他底氣勢太匆迫，失去了平時語氣底調整，頗有點兒結結巴巴了。他努力平靜心底跳躍，用手掠着稀黃的頭髮，逐漸改換沉着的態度說了下去：

「哼！老實說，我自從『三一八慘案』發生的那年到現在，整整十年，我都是……你去問一問祇要在北方呆過的……看我不是一個……我敢發誓，我做夢也沒有游移過呢……老武！你怎末好拿『那個混蛋』跟我相提並論呢？……」

凸光鏡子又從塌鼻梁滑落到鼻尖上了，他又用兩個指頭朝上一送，却冷不妨被武一把話頭搶過去了。

「你作什麼急呀，伙計！」武一偏着頭，從斜面盯住蔡，他那兩道濃黑粗闊的眉毛靠緊着，充滿紅筋的眼睛眯細着，在盡力壓抑住笑。「你可以平心靜氣地講囉！請你注意，老蔡我並沒拿你去跟『那個混蛋』比，我是說『我們』要不怎

末樣，『我們』就會變成怎末樣。未必我是專指的你嗎？當然，你和我，都早老就是有了信任的，你何必多心呢？……」

「但是……」蔡經又插上了來。「我那本意，是說我們爲了給我們底神聖事業多留下一個火種，我們似乎應該可能地設法活出來。爲什麼我們先就在主觀上存着一定死的念頭呢？我這樣說，難道我是怕死嗎？哈哈……」

他矜持地冷笑了，向左右環顧，彷彿在暗示道：你看我是如此從容地在等待死底降臨啊！不信我馬上可以去死給你看！

然而武——還是固執他底意見，他以爲蔡經底意見依然是幻想，很可以被利用來作爲進攻的空隙，不自覺地退却下去，變成俘虜。

「自然」他說。「活出來的也有，那是本身事件底程度問題，絕對無關於你所說的所謂『設法保存』所謂『不要太強硬』因爲『他們』決不會對你憐憫，對你仁慈的所以——」他舉起一隻拳頭捶打在另一隻手掌上，好像正用鐵

錘敲擊釘子一樣，使它牢牢地深入，不再拔得動，搖得脫。而且加強語氣，憤憤地吼道：

「我們寧可笨拙，用死的決心去對抗；切不可貪巧，用微待心去求活……」

這之間，小弟弟李明在旁難解似的蹙着眉頭，思索着：爲什麼他們還有這多的精力來爭執呢？至於我，瞎——真是已經憂愁得喘不過氣來了哩！

「啊！我們底醫生先生！你對這問題的意見是怎末樣呢！」武一突然記起了歪在一邊的鄭士奇，驚呼着，用手去推動他，恐怕他又睡着了覺，並不是閉住眼睛在聽在想。

鄭士奇原是一個極愛睡覺，而且誇言睡覺有着奇妙境地的人物。他曾經用「睡覺」這名言，說服而且安慰了一個臨刑前的匪犯。那匪犯，當他知道了被判決死刑，就要在第二天拖出去「完結」的時候，他是像一匹瘋狗，在拘留所陰暗的角落里鑽爬着，哀嚎着：「唉，我要死了！唉，我要死了！天啊！能夠有一個小洞讓我躲進

去，該是多末好呀！」將恐怖沾染到所有犯人底心，誰也不能制止他。這時，鄭士奇却跑去抓住他底手，用嘴巴抵緊他底耳朵，輕輕地說：「呃，伙計！你怕不怕睡一次好覺？」那匪犯迷糊地搖着頭，答道：「唉，我，我不怕睡覺，但是我睡不着呀，先生！我要死了！」但鄭士奇更加蹩動嘲弄地的眼皮，更加輕輕地說：「我告訴你，死就像睡一次好覺哪！伙計！你既不怕睡覺，爲什麼怕死呢？呃……」於是，那匪犯突然「啊嚏」了一聲，即刻倒在地下用被子蒙着頭，迷迷糊糊地不再動彈了，直到第二天那個弔眼皮的特務上士來提他上刑場的時候……

當武一驚動了鄭士奇，鄭士奇照例打了一個大呵欠，然後才睜開他那一對尖銳的，特大的，跟乾枯尖瘦的面部極不相稱的疑問號似的眼睛，毫無表情地望了望武一和蔡經，用一個超世派的哲學家底冷靜的臉嘴，微笑了一下，而且懶懶地聳着肩膀，說：

「哼！你們以爲我真的又睡着了覺嗎，嘻嘻……並沒有。這回，我倒是很專心

地在聽你們底辯論哩。不過……」他滑稽而且諷刺地揮動着骨現筋露的小手。「你們都錯了！要知道這問題，是祇有那個禿頂的孫中校比你們和我都解答得更合乎實際，更接近結論一些。就是說：他要我們死，我們大概就很難活；但假若他硬要我們活呢，那末……那末……我們似乎也大可不必死！不是嗎？而且——生與死，原是一個完整的環，呢，在我，是看得並沒有什麼區別的！同時，我比你更能進一步地深入到微祕的境界，用一個最高的哲學的透視。呢，請你們不要硬派我是因為受了什麼戀愛底創傷，變成一個什麼厭世家囉，什麼借死來安慰的頹廢家囉。呢……那自然……或許……但……不……我是早就想用死去試驗一下我底真理——死是一個最高的，最大的，最寧靜的夢！但你們又要懷疑了，說我不能從死後再給活人來證明那真理。然而不然！我却有一次噩夢里真正地證明了。那噩夢，是這樣引起來的：你們知道，我前幾天還是跟那個已死的劫車犯睡在一塊兒的。前天早上，媽的！那個專門來提人去鎗斃的『吊眼皮』不知那忘八蛋是故

意跟我開玩笑呢，還是真的看錯了？他把我當作了那劫車犯，跑來用皮鞋尖跌我底腦袋，吆喝道：『喂！起來！今朝送你回老家去！』我被他喝醒了，即刻跳了起來，伸出胳膊，意思叫他照老規矩，把我架起走，一點也不要客氣。但那忘八蛋忽然驚詫地凸出那隻吊眼皮的睛眼，說：『唔！弄錯了，你不是叫鄭士奇嗎？唔！我是來提那個劫車犯李小二的。怎末樣？你昨夜跟他掉了頭睡嗎？嚇！還沒輪到你，你還是躺下去睡覺吧……』當然，我又躺下去。當然，我又睡着了。可是，我底靈魂却還是跟着他去了，嘻嘻，我做了一個夢……」

「呃！……是怎樣的夢呢？……鄭士奇哥……」小弟弟李明尖着嘴，很感興趣地問他。

「不要忙，小弟弟！……」他遲鈍地移動着身子，用拳頭捶着大腿，說：「這腿子，媽的！變曲久了，就麻木得要命呢，讓我來把被子疊高起來，像一把橈子，伸直地坐着，才舒服得多……」

於是，他巍然高坐着，對那盤腿坐在地下的三個同伴，開始講述了他底夢。

### 三

「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鄭士奇說。「我被那『吊眼皮』上士架着胳膊，從拘留所帶到法庭上去，在路上，我嚴厲地對自己發下命令：『呢，你底心要平靜，一點兒也不要慌亂，這是再難碰着的一個了解死底究竟的機會呀！』於是，我連一根汗毛也沒有抖動一下，就被帶到了法庭。自然，那個禿頂的孫中校依然跟以前一樣，威風凜凜地坐在上面，眉毛像是殺千百個從他底筆下送掉了性命的囚犯們底陰影重壓着，簡直垂落得遮住了那對陰毒的眼球，可是他用勁朝上提了一下，就現出炯炯的兩道紅光。他猛力扯開那蓄有新近才刮成的，趕時髦的日本式的鬍鬚的翻嘴，板眼十足地，用京戲上花臉底姿態和聲音，先提起硃沙筆在一根箭形的斬標上橫了一下，——大概他是怕那隻接觸了死刑犯人底名字的硃沙

筆不吉利，給他留下冤魂不散的畏患，他就鼓起腮幫子把它摔到八尺遠的地方去了。——其次，兩隻拳頭同時「碰通」地在公案上捶了一傢伙，大喝一聲：

「『拖出去！』」於是我底手馬上被反縛到背後，插上了那根斬標。在兩個武士用四隻手擒架之下，我像一隻小鷄，被推到了殺場。這時，我又對自己發下了命令：『快了！當心……仔細記下那究竟……』於是，我從容地跪到地下，覺得有人在在我底後頸上拍了一巴掌，而且吩咐道：

「『頭伸長些！』」我就伸長了。接着，一聲天崩地裂似的巨响，風一般的從我底腦子透過，乖乖！我全身猛一震動，壓來了一片黑暗。而我這由血和肉所凝成的本體，剎那間，忽然變成了一顆比糖果還小的圓駝驟，從剛才跪立着的這一人類所寄托的地球底基點上，迅速地，筆直地朝前滾進了，飛躍了，彷彿整個宇宙底千百萬個星球，都比皮球還小，不到一秒鐘，我已經在那些上面圓凸的頂點上滑過去了，而前面，還是留着漆黑的，無盡的延展，似乎無論如何，也沒有止境的。然而

我却毫不停留地在滾進，在飛躍。一切都是那樣無法形容的寂靜，祇有從我這顆滾進飛躍的圓駝騾的變體底內心，發出一種舒暢的安慰的，近於金屬音似的微响——『嚶嚶嚶……』所以，我說：死，是一個最高的，最大的，最甯靜的夢！

他說到那結論時，把兩手張開作了一個無可比擬的姿態，而且從他那枯瘦的臉頰上，湧出了兩朵病態的紅暈。

「哈哈哈哈哈！你這傢伙，真是一個詩人，真是一個詩人……」武一轟然地大笑了，連連拍打着寒士奇底肩膀。

「什麼？『詩人』？鄭士奇不以爲然似的歪着頭，特意搖頭晃腦，裝腔作勢地說：『哼！倒是我比你們超越了生死底本能的限制，你們是……』哼！說去說來，遠被那形式箍着頸子在打轉哩……」

「唔喲，唔喲……我背上的傷疤都要笑破了……」武一更加笑得前翻後仰，簡直笑出了眼淚。

「說起詩人，我倒想起一個真正的詩人來了。」沉默了好久的蔡經開口了。  
「不過，說不定他底屍骨老早就化爲泥灰了。但是，他底形影，還永遠記留在我底心裏。像巴山虎（一種籐樹）纏結在岩石上一樣。他曾經把他底『遺書』寄給了我。那時，我還在外面。『遺書』後附了一首詩，其中有一節是這樣寫的——

「我將不死，

我底生命底細胞將從土里復活。

化爲一朵燦爛的紅花，

重新凝視人間，

直到一天新人類底行列經過我底面前，

我要借了風底力，瘋狂地向他們跳舞，大笑！……」

祇有小弟弟李明獨自在深思默想着，許久，他忽然抬起頭來，鄭重地動着那

張發白的小嘴巴，說：

「呃，鄒士奇！哥！假設死後，並不像你所說的那樣夢一般的甯靜呢？我也曾經做過一個夢，我夢見天是昏黃色的，刮着嗚嗚的大風，忽然王志強跟張超從半天雲里吹來了，他們底臉像用黃裱糊的，他們穿着披曳得很長很長的白衣服，被風吹動着成爲弧綫形。一下子，他們落到我面前了，我看見他們底額角上有一個紅洞，在彪着血，他們都像生氣似的板着面孔，跟我說：李明！我們要努力呀……」

「嘻嘻總之……勿論如何……那死，到底是可怕的啊！嘻嘻，而且，要是我死了，我底……母親……一定也要……哭死的她……從卅歲……就孤孤單單地……守寡……祇有我這點後……她……她……嗚嗚嗚嗚……」

他用手掩着面，哭了。

「呃，小弟弟！」武慌忙把他抱在懷裏，像對待親弟弟似的，安慰他說：「你絕對不會死的，你們這一案已經定規了，不久，大概你是得送到監獄里去住些時，但那總有出去的日子啊……」

「嘻嘻不……他們常常把同案的犯人分成幾批『完結』的……嗚嗚……」  
「他更加絕望地哭着，全身大大地抽搐。」

「一定不會的，小弟弟！你們這一案，祇有三個人，他們爲什麼分成幾批呢？成幾批是有的，那是因爲人數太多，——幾十或幾百，他們還有點顧慮到外界輿論指摘……呢，再說，小弟弟！你是個很強的人，你坐在『老虎棧』的時候，都沒有說一句怯弱的話，你現在……嘻嘻！不要哭啊……」

武一替他揩着眼淚，但武一底眼眶內，分明有着什麼發亮的東西在滾動，不過用力抿住了，沒有掉下來。

「我也……並不是……怕死……」李明還在抽咽着說。「如果他們馬上把我拖出去，倒可橫着心了結了拉倒。嘻嘻！祇有這樣放在這裏，天天看到那些可怕的事，天天想到那些可怕的事，真難過極了呀……」

「可是，我底小弟弟……你頂好當作沒有這回事的……呢，你不能光獨自

個兒呆着，應該多多跟我們在一塊兒談笑啊……」武一用他多鬚的臉，緊壓着李明底，輕輕地說。

#### 四

半月前，北部的風雲動盪着，從P H路，不分晝夜地朝南運跑了十幾萬人馬，倉惶而且沮喪！留下來的，那些營房和防地，是讓給從關外開來，剛到T G的異國軍隊去填滿。不過比較起來，開來的並不多，似乎有兩聯隊（兩團）。

那時，真正忙壞了P L路管理局，下令火車加班地運送異國軍隊——全是些醉氣薰天，嘴巴上經常掛着夾生的「媽那……大巴子……」的玩意——朝P市進發。但是，火車忽然發起脾氣，竟像一條太古時代的爬虫，黑壓壓地用齒輪咬緊鐵軌，裝出誰也推不翻，搖不動的姿態。連那頂頭上的矮個兒烟筒，也像忽然長高了，長胖了，矚着：「這很好，這不錯」的眼睛，在癩強地凝視着車站上紛亂的

人羣。

「拒絕運送××兵」

「反對……………」

那些被煤灰長久地髹成了堅厚烏黑的臉皮的開車匠，昇火匠們，緊結在一道兒吼叫着，揮動着粗大的拳頭。

其中有一個高大的開車匠，穿這一件黑山羊皮面子的短披風，立在一張備乘客待車坐的長椅上，跳蹦着，鷄拍翅膀似的揮動着手，用打土雷的聲音，嚷道：

「我們能去迎接成羣結隊的強盜到我們底家裏來嗎？不能，不能！就是剝掉我們底手，剝掉我們底胳膊，也是不行的呀！並且……」那開車匠捏緊拳頭，用力朝上一舉。「我們不光拒絕開車送××兵上P P，我們還要聯合起來，用我們底血，用我們底肉，用我們底腦袋，去同他們拚命，把他們全部驅逐出境，保衛我們底國土，保衛我們底民族呀……」

那開車匠就是武一。

這之後，他就被抓住，被押到這兒來了。

因為他太強硬，他底脚上，就被釘上了兩副大鐐。同時，也因為他太囂強，他在第一次過堂時，就受了兩種最殘酷的刑罰。

那第一次過堂的情形，是這樣的——

在一座空曠方大的裁判庭里，除了靠四面牆壁排列着各式各樣的刑具，像耍把戲的派頭之外，祇有一張長方形的公案，上面高坐着那個一架冰山似的禿禿的孫中校，和一個老是把頭低壓在筆桿上的書記，以及分兩行橫列在公案左右的八個灰衣大漢。

當武一被帶進去受審訊的時候，首先射進他底眼睛里的，是嵌在孫中校脣垂的肥下巴下的兩條領章。那由金綫銀綫所盤成，上面釘有兩顆星花的中校等級的領章，迎着從玻璃門透過來的太陽光，閃爍着晃晃的光輝，很有點兒誇耀和

威嚴的味兒，簡直使套壓在它上面的主人翁底油滑的禿頂，也覺得自甘退避三舍，再也不敢放出毫光來。

奇怪的是孫中校開始並不照例地問：「姓甚名誰多大年紀原籍何處……」却用那頂適宜於出現在黑洞底口上，向外偷偷瞅探的老鼠眼睛，忽而偏左，忽而偏右地瞟釘着武一，好像試想用什麼看相術來鑑別武一底面部，到底有着若干的「旁證。」這使武一即刻生出一種被侮辱所引起的激怒，而且他用一副揚揚自得的神氣，不時舉起一個帶蓋的紅泡茶碗，送到口邊咕咕地喝一口茶，更使武一暗地在披風口袋里捏緊了拳頭，喉管里湧着這樣的話：

「媽的！你這狗熊樣子……哼！要是在外面，老子早就給了你三個臭耳括子，把你底門牙都打脫下來的……」

終於，孫中校把腰幹朝上挺直了一下，——意思想裝出真正軍人底氣質，來遮掩他其實不過是法政學校出身的彎背的缺欠。——猛然對武一喝問了：

「你幹嗎有這樣大的狗膽，敢於拒絕開車？」

他底聲音，本已用了過火的勁，成爲打黃桶似的了。加以四面的窗戶是緊閉着，以至連那兩塊玻璃門之間的縫眼，也被釘上的毡布填塞了，於是格外顯得洪大和迴轟。

「那理由很簡單：我們不願當亡國奴！」武一鎮靜地回答道。

「什麼？」孫中校驚訝地張着眼睛。「當亡國奴？」我們現在不還是好好的中華民國嗎？別人開來，不過是爲了幫助我們防匪，難道這有什麼壞心眼兒嗎？」

「所以那比當亡國奴更壞，更醜，更……」武一還是靜靜地回答，但憤怒和鄙棄的火，已經在他底血管裡燃燒，使他難耐地咬緊了牙根，臉頰上鼓起了肌肉底稜綫。

「你簡直是存心搗亂！你簡直是存心破壞『邦交』！你簡直是存心犯法……」  
「得了，」武一再也容忍不住了，憤憤地將手一揮，「讓你們底『邦交』滾

到糞坑里去！「犯法」嗎？救國並不算犯法，照我看……」

「什麼？什麼？」孫中校用拳頭捶着公案。「你不但承認犯法，而且還這樣頑強地來對付本官嗎？好讓本官來給你嚐嚐厲害，看你底身體，到底是不是銅打鐵鑄的？喂！」頭向兩旁排列的八個灰衣大漢一昂。「來！——給他把衣服剝下來，先給他受一次鐵壓槓……」

那些灰衣大漢們即刻全體動員，有的跑去拿來了嘩啦响叫着的鐵鍊，鐵槓之類；有的跑來飛快地把武一底上衣服剝下來了，使他赤裸地露着脊背，下身的棉褲扯落到鐐環上，僅留下一條襯褲。同時，他們先將他們兩隻胳膊，成一字形地纏綁在一根木槓子上，用兩個人從兩端扶持着強制他底上半身保持直正的姿勢，不致左右前後地晃动和掙扎。其次把他按在一條粗大的鐵鏈上跪着，在腿肚上擱着一根烏黑的鐵槓子。再其次，他們一聽見孫中校發下了「壓」的口令，就從他腿肚上擱着的那鐵槓子站上去，了兩個人，開始用老大的氣力踏踏着，活

像用趕麵杖趕麵似的，使他腿肚上的肉網馬上分裂開，讓骨幹在下面凸梗着的鐵鏈，和上面重壓着的鐵槓子底夾攻之下，發出碎裂的「吱吱吱吱……」的聲音。

這之間，武一感覺到全身的骨髓里傳遍了疼痛，腦子里像有一把鐵斧頭在猛砍，眼前飛躍着金色的星星。他鼓起印度佛教徒們爲了磨煉心靈底解脫，不惜靜坐在針氈上的決心，來對付這失掉了抵抗能力的蹂躪。於是他顯出既鎮靜而又莊嚴的態度，屹然凝視着孫中校。

然而，這却又惱怒了孫中校。照他想，武一這傢伙不但不像別一些犯人，在他底擺佈之下，發出告饒的哭泣和喊叫，讓他感覺到一陣權威的快慰，反而像這樣神色不變，真是罪該萬死！他就又發下了口令：

「再上去兩個人！」

鐵槓上又站上兩個人去了。這回，不光武一底腿骨在發出破裂的「吱吱」的聲音，就是那墊在下面的鐵鏈，也像要炸裂似的，發出「軋軋」的慘叫了。

很快，從武一底額角上，鼻尖上，迸出了大顆大顆的冷汗。臉頰轉爲啞白，而急迫的氣息，逼他很想大聲地喘嘆或喊叫一陣了，才可以調劑。但他咬緊牙根忍住了，依然驕傲地沉默着。

「哈哈哈哈哈……」孫中校欣然大笑了。他那陰毒的眼睛，眯成了一綫細。他那翻嘴底兩角，簡直扯裂到耳邊去了。而且他又揚揚自得地，舉起帶蓋的紅泡茶碗，咕咕地喝着碧綠的茶。待他喝夠了，才對武一映着眼皮問道：

「怎樣？你感覺到吃不消了吧？哈哈哈哈哈……不過，我馬上可以給你解除的，祇要你第一承認是犯了國法；第二，供出這次煽動你們的份子來……」

「呸——」武一突然吼叫了，像雷鳴，使那四面的玻璃窗，和那兩扇玻璃門，都爲之震動欲裂。「你豎着耳朵聽着：我相信你們這班人，絕對兇橫不了好多日子……等着……人民就要來裁判他們，絞殺你們……」

孫中校底臉當即變青了，他跳了起來，順手抓住紅泡茶碗，迎着武一底頭擡

了過去。大概他底手被狂激動得戰慄了，那武器是並沒摔到目標上，祇在半路裏降落嘩啦一聲，碰碎在地下。

「香火……香火……香火……」他連連發下口令，兩隻拳頭在公案上狂亂地捶打，肥下巴抽筋似的扯動着，禿頂上冒出了青烟。

回答孫中校那股狂怒的，是武一又一聲的吼叫：

「呸——」同時，又明朗而且堅實地說：

「你就拿比火刑還要厲害十倍的刑罰出來，加在我底身上，如果我武一說出了半句叫你高興的話，那算我武一不是娘生爺養的！告訴你——我祇有兩句話：第一句，不願輸送××兵去屠殺同胞；第二句，準備着死！懂嗎？」

孫中校底狂怒更加擴大了，他磅礴地磋磨着牙齒，簡直企圖跳到武一底面前將武一咬死，吞嚥。但他底牙齒並不能飛快地進化到狼或虎底程度，於是他祇好碰通地蹀着腳，用一切下流和野蠻的詛罵，來毀滅武一的一切了。

「你這忘八蛋……你這狗養的……你這兔仔子……你這龜子孫……你這……」他一口氣不換地掏出了許許多多。

那個高舉着一大把香火的灰衣大漢，像被這出色的詛罵所傾倒，呆呆地站着，朝他底七個同伴們擠眼動眉，忘掉了把火頭拄到武一底背脊上去。

「媽的，——王占標你……」孫中校發現了，像寫家信似的，順便帶上了一筆。「你還沒動手嗎？奴才……」

那「奴才」大吃一驚，當即平舉着烟騰火紛的香火，——由五十根紅魁香纏結成的，——緊拄在武一赤裸的背脊上了。

當那烟騰火紛的香火，開始用它底紅舌頭，舐嚐着武一底背脊時，他全身的皮肤，迅速起了雞皮疙瘩，而且大大地跳動了一下。這之後，就緊繃着，抽扯着，都想朝像被萬箭鑽射，千針刺戮的傷口去增援。底層的肌肉，飛快地在麻木然的狀態下跳抖着，撞擊着，倉惶地企圖突破覆蓋的皮肤，逃走飛散。

紅舌頭突破舐嗜的程度了，進而熊熊地，猛烈地炙烤起來，啃嚼起來。這時，皮膚不再想勇敢地去增援，肌肉也不再企圖怯弱地逃走飛散了。即刻一致凝結起所有的蓄積——血輪，細胞，水分，脂肪……飛快地分泌到傷口上，像救火隊員們似的，和紅舌頭抗戰，撲射，可是那暴烈的紅舌頭，更加煽起炎威，唵唵地蓬勃着，閃躍着，毫不選擇地將牠們燒黃了，燒焦了，燒黑了，燒爛了，化爲一整塊糊鍋巴似的積屍，祇有殘餘的脂肪，還在「刺刺」地响叫，散出比燒橡皮，燒豬蹄的氣味更要難聞，更要惡臭的一股飛騰的黑烟。

這黑烟，被四面緊閉的門窗封鎖着，逐漸增加密度，脹滿了空間，遮蔽了陽光，成爲一間洞窟里陰慘的境況。使所有的人，都好像縮短了一些，彎曲了一些。那個老是把頭低壓在筆桿上的書記，哪怕背着身子去聳縮着鼻子，而且用一塊灑過香水的手帕去捫住，但也不能阻止想嘔吐出來的難過。

然而孫中校到底沉着得多，他還在毫不歇氣地踩着腳，有條不紊地詛罵着。

彷彿他底鼻子積久地訓練出來了一種特別的，將臭作香的嗅覺。

可惜武一不能清醒地去領受，他是當香火開始燒烤着背脊時，把瞳仁朝上一插，昏死過去了！其後，雖也經過五次的冷水漬頭，但也迷迷糊糊地不出一聲，終於使孫中校無法可想！

.....

## 五

夜底黑幕，並不像在敞露的空間，要那樣費力地逐漸蓋壓着偷噬着光明底平面，祇是用鐘錶上秒針底速度一跳，就完全掃盡了這間拘留所里算爲白日的黃昏色素。

一盞鬼火似的馬燈，照例弔在從天花板垂下的鐵絲上，閃爍着煤油貧乏和燈芯歪叉的微亮，玻璃罩子被飛騰的黑烟蒙蔽了，變成一個煤礦工人底臉龐。

蟻曲在地下的囚徒們，被夜寒和地下的冷潮所侵襲，互相應和着「喀……喀……」的繪咳，喘嘆着。

門外的看守兵，異於平常似的，不斷地從門洞上——祇在晚上開的——射進一對滑溜溜的眼睛，用彷彿有什麼隱祕的東西梗在喉管上的聲音，吆喝道：

「喂！——不要講話，不要起來，躺下去睡覺好了！你們聽到嗎？喂！——」

里面沉靜，得很除了偶然從輾轉難眠的囚徒們底脚蹠上，伸扯着「喳喳」的鏗音外，全鑲給比坟墓還要死滅的氣氛籠罩着。

外面的風刮得很大，把那附近總在一定的時候現出的，一個壯年漢子叫賣的聲音——「火燒，——芝蔴餅子，——」都吹得歪斜激盪了。

那聲音，一千遍地給這裏面的囚徒們送來了大地，市街，原野，自由……底氣息，鼓舞着他們對於生的放大的眷戀。他們常常對它心火怒發地感嘆道：

「那小子底勁兒多末大啊！是在跟誰比賽嗎？喀喀……」

他們不能睡。胖腫的睡神，被纖細的幻想驅逐了。就是那個「夢的哲學家」鄭士奇，也凸起一對錐子似的眼睛，渺茫地呆視着。

突然，門開了。從外面湧進來了服管理犯人勤務的憲兵隊長，值日排子，班長等等一批人。他們先用手電筒朝四處探照了一陣，然後用下端尖銳的鐵條，朝到裏牆裏拄戳着，好像怕突然有了什麼罅隙，洞眼，裂口。

他們拄戳了許久，正至把犯人們一個個叫起來，掀開被子來檢查，他不能從鋪了厚磚的地下發現一處缺凹的和鬆動。但在靠門的左角，到底發現了一處銅錢大的黑洞了。他們馬上緊張起來，惶亂起來，兇兇地對睡在那兒的一個麻皮傢伙，指着鼻梁問道：

「這洞兒是你挖的嗎？」

「老爺……不是……不是的……」麻皮傢伙魂飛天外地回答。

「那末，爲什麼有那洞兒呢？媽的！你一定是想挖穿牆壁了逃跑！」

「不……不……老爺！……那是一個老鼠洞……那些龜孫們，每晚鑽出來咬我底頭……」

「你是犯的什麼案子……」那個滿臉酒刺的隊長，極其聰明地問。

「我……我……老爺……」麻像皮伙臉紅了，格外地結結巴巴地。「我是……一個……一個小偷……」

「啊——」隊長放心似的點了下頭。

「站崗的是誰呀？」這次是值日排長表示負責了。

「報告排長是我——馬福奎！」

門外的看守兵用正步走進來，高高挺着胸脯。大概他過份用了服從的敬謹，他那嘴巴像在跟誰生氣，撇着了。

「好！」排長露出金牙齒底光，命令着。「叫犯人們靜靜地睡，不准互相談話，不准坐立起來，聽到嗎？」

「是……是……」看守兵微微勾動下巴回答道。

他們出去了，在門外還輕輕地說了一陣聽不清的話語。

他們給囚徒們帶來了恐怖的暴風雨，都在敏感着：「明天早上會有人被拖出去完給的，不過該輪到誰呢？恐怕是我自己吧？」他們都蹙着眉毛，張大了眼睛。

「靜靜地睡哪……不要胡思亂想的……」

看守兵又從門洞裏射進了一對滑溜溜的眼睛，吆喝着。他顯然是害怕犯人們發生像兩個月前的那次僵跳的事變。

那次，跟這次一樣，長官們來感染恐怖地叫鬧了一陣。所不同的是那個滿臉酒刺的隊長恰碰喝醉了酒。他在臨走時，忽然貓頭鷹似的貓笑道：

「哈哈哈哈哈……可懷的乖乖們……明天早上，就有幾個要拖出去……哈哈

哈哈……但是，不要怕……媽的這年頭誰能保障誰不挨鎗斃呢……哈哈

哈……」

他底笑，是那樣的尖銳洪大。將一個神經頂脆弱的囚徒嚇得像死屍一樣，陡地跳立起來，翻着白眼，豎着頭髮，嘴里噴出白沫，渾身僵硬地跳蹦起來，異乎常態地高而且快，不到五秒鐘，其他的囚徒們，也都跟隨着跳蹦起來，那情景，真比惡魔底跳舞更要可怕。直到驚動了處長，親自打電話問模範監獄，才得來了「破邪」的法術：用噴水機兜着他們底頭噴涼水，使他們猛然一驚，清醒了轉來……

但這次並沒有什麼變態，全拘留所都安靜得很。祇有小犯人李明，格外挨緊了武一，在輕輕地說：

「喀！這次，恐怕是該輪到我吧……」

「睡啊，小弟弟！不會的，不會的。」武一回答他。

「但是，武一哥……那隊長臨走的時候，好像很很地盯了我一眼哩……」

「那是你底疑心哪，小弟弟！」武一像要笑了。「就說是輪到你，你也當咬着牙齒去領受！光怕有什麼用處呢？再說，有句俗話：『人活一百歲也是死！』何況我

們爲了……不過，小弟弟！你還是安心睡啊！

「喀，天哪！」李明自言自語着，「爲什麼這生與死之間，留有這樣大的間隔呢？如果祇有一步寬，豈不一脚就踏過去了嗎？喀……」

「呃，小弟弟！」武一從被子裏伸出手來，撫摸着李明底頭髮。「那間隔，我們應當把它當作阻住了我們的河流，我們祇有脫去袜子，捲起褲管，踢開它底阻力，跨過去。若太深，就渾身脫得精光了，洶過去。總之，是能夠到達乾坡上的哪！」

李明沈默了一會兒，突然流出眼淚來了。

「小弟弟！你要放勇敢一些！哭是不能得救的呀！」

「我……我……不是爲了我哭……我想到我底母親……她……她……」

由于李明又提到母親，武一底眼前，迅速有幾條影子——他那六十多歲，滿臉皺褶的母親；他那黃瘦的，患貧血症的老婆；他那兩個幼小的兒女——在慄動，但他強制地消散地把頭一搖，自己回答自己似的說：

「在這過度時代，飢寒，疾病，悲哀，和眼淚……是她們無可奈何的義務！」

## 六

天剛亮。東邊的天空上，呈現着一個臨盆的產婦似的顏色。含鬱夜氣的烏雲籠罩着，赤熱的太陽，還沒露頭。但已泛出了一縷霞彩，宣告它將突出，它將高拱。

「吱喳！——吱喳！——吱喳！——」門上朝外裝的鐵栓响叫着，把整個拘留所的囚徒們都同時驚醒了。

吊眼皮上士給他們帶來了死底信息。他和另外六個大漢，衝進來了。一進門，他就兇猛地吆喝道：

「聽到！——沒有喊姓名的不准動！——我現在要喊三個人了！——聽到！——武！——蔡經！——鄭士奇！——起來！——今朝要開釋你們了！——快點！——」

他底舌頭真正俏皮，而且富于變化。他用「今朝要開釋你們了，」來代替往

日說的「今朝送你們回老家去」以及「今朝請你們吃顆洋花生米兒」……

武「首先從被子里跳了出來，他底臉，浮着微笑，那微笑，彷彿說明了許久期待的，忽然出其不意地解答了，就格外感覺到安然而寧靜。

「是的，今天說輪到我們去死了！但是，倒不如自己先來脫掉這傢伙，痛快得多！」他說着，飛快地脫去了汗褂，露著他那刻有一大塊烏黑的，火刑的傷疤的脊背。

可是，蔡經像怕出去傷風似的，坐着在慢慢地穿棉袍。

「老蔡！」武「彎身拍了一下蔡經底肩膀，說：「你穿衣服幹嗎呀？要知道，到臨綁的時候，他們也還是要給你扒光的。伙計！我們就這樣去得哪。」

「是的，不錯！」蔡經底頭髮狂一抖動，回答道：「讓我們這熱滾滾的赤膊，像把野火，去燃燒一切吧！」

「嚇嚇！但是我……」鄭士奇突然地冷笑了，服內射出一道冰流似的白光。

「在昨夜就料定了該我們去死。睡到半夜，我終於摸起來，悄悄地把衣服都穿好了。看——」他指着他那領口上從來沒扣過，而現在却扣得好好的鈕扣。

「一切的難友們！我們永別了！」武一大聲地說，同時愴愴而鼓舞地朝李明那兒迅速投了一瞥。

「他媽的！祇有你們這班傢伙，臨死的時候，都有許多烏話說的。走——」弔眼皮上士先在鄧士奇底背上推了一把，就吩咐旁邊那六個大漢，兩個人擒着一個人底胳膊，朝門外架走了。

門外，從「叮噠叮噠」漠然唱着輓歌似的錄音里，衝出了那三個犧牲者底怒吼——

「把××強盜從我們底國土里拋出去！」

「把一切漢奸賣國賊……絞盡殺絕！」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

.....

那些怒吼，像第一聲春雷，用它頑強的力量，固執的氣魄，震動着一切山谷和原野，震動着一切空隙和角落。誓要使所有被冰雪封壓着的生物，都在它底震動里萌芽，生長，和繁榮。

他們底鏗音逐漸地消失了，他們底怒吼深深地遙遠了。他們已經用他們熱狂的血，爲了比生命更可寶貴的信仰，撒遍了最後的，實踐的道。

起先，小弟弟李明是蜷曲在被子裏，祇從縫眼里露出一對眼睛。但當他們那些怒吼的聲音，飄進他底耳朵時，他底心，陡地像感觸着電流似的，猛一震動，彷彿將他靈魂里所沉澱的渣滓洗淨了，將他底人格拉長了，拉高了。他瘋狂似的跳躍起來，左腳向前伸出，平直地有力地舉起了兩手。這姿態，好像表示着不是奪取他們生還，就是同他們一道兒死去。

---

他像一座大理石的紀念碑，許久，巍峨地立在那兒不動。他那原是容易哭泣的眼睛，這時並沒有一滴淚水，却飛騰着猛烈的火花。

一九三六，三，卅，完稿

卑賤者底靈魂

我從「東家」汪永泰那兒跑出來，結束了「小信」的生活，在長遠流落而且痛恨的旅途裏，曾經偶然碰到過一個具有慈愛的靈魂的乞丐——那匆匆相逢，匆匆相別的陌生者啊！

是他警醒了我不需要毫無分別地去仇視世上所有的人類，才拯救了我當時那顆將要毀滅一切的心。

原來，我當時是個十六歲的孩子，在家鄉，若照我那位把人生深深浸漬在眼淚里面，用順守的哲學，來安慰模糊地憧憬着未來的媽媽底想法，我是儘可忍辱耐苦，再當半年小信，等到了師就好了。

●「小信」就事學徒。

這是我底媽媽每次來鋪子里收衣服去洗，照例把我拉到櫃台角落里，輕輕

悄悄叮囑我的一些話：

「石頭！你不要說老板跟先生們天天打你，你就氣憤憤地不想幹了。要曉得古人有句格言：『不打不成人，打了成官人』。嗐！你哪怕每天頭上挨栗拐，挨到一千個疙瘩，那也應該咬着牙，骨忍着受着啊！你想想看兒呀！再過半年，你就出師了。出了師，找了一個好「東家」，少說一點，你一年總該可以賺回三十串錢吧？呢兒呀！到那時，你五十多歲的老娘，也可以透過一口氣，少去跟人家漿衣洗裳，免得一到寒天水冷，我底十根指頭就僵腫得像胡蘿卜呢！」

但是，那一天，不知是我吃了硬心丸子呢，還是我這人到底要「翻顛」？我把一生到老，總是住在曾氏宗祠，辛辛苦苦做活的媽媽底話，和她用以撫養我成人的那些苦痛的眼淚，一股腦兒忘盡了。當我早上爲了八里頭王二相公來舖子里買冰糖橘餅，馮先生喊我給王二相公倒茶拿烟，我恰在泡乾荷葉，（泡好了去包

●「翻顛」意思等於好好的事不去幹，偏要去幹捉摸不定的事。

鹽。手里一時不得閒，稍爲慢了一下，內老板馬上把慣愛坐在賬桌旁邊翹得高高地的三寸金蓮朝地朝上一跌，手里的白銅煙袋朝帳桌上一擱，怒喊着：

「來——石頭！我老娘要看你這個狗養的心，到底是落在教場嶺，被豺狼啃去了呢，還是在三更半夜，被野鬼鈎跑了？哼！這幾天，你不是打破茶盅，就是燒糊飯。」

她那張擦得蠻厚的麻雀粉的錐子臉，頓卽默了下來，牙齒咬得噹噹响。

待我膽怯地走到她底面前，她就順手在賬桌上抓著算盤，迎面摔打在我底頭上。我底腦子，馬上感覺到一陣麻木，耳朵內嗡嗡地發響，心卜卜地發跳。天跟地好像突然倒翻了身。我忘記了我底身份，我底天職——忍受，我活像一匹野狗，被人趕入角落的那心情，迅速捏緊了拳頭，幾乎要打上那臭婊子底醜臉。可是，拳頭同我底眼淚一樣，奮奮地忍住了，祇發狂地吼了起來：

「內老板，你要曉得——我實在並不是你底豬圈里餵的那條肉豬，就算我

怠慢了顧客，你三—三十一，喊我滾蛋好了！你……你……你……有什麼鬼狠頭你……：你不過是有幾個短命錢！但是我不幫你舖里當小倌，把圍腰一解，還不是跟你站着一般高懂嗎？

這樣，我挺着頸項，讓老早就應該到來的破裂，支配着我底命運。我拿了兩年半挨打挨罵的代價——兩塊半工錢，把舖蓋一捲，頭也不回地走了。

回到家，不讓媽媽從小河溝洗完衣服回來，用悲哀的眼淚將我又冲到舖里去之前，我就悄悄地把舖蓋放在曾氏宗祠底神龕子上，從積滿灰塵的屋角里，取下爸爸在世當腳夫時，戴的那頂破麥草帽，作為我在這秋季逃跑的唯一行裝。

「男子漢，大丈夫，總該要跑到五湖四海去揚眉吐氣一番才回來。你看毛騾子蔡長青，不是在外面混了三年，從漢口喝了江水回來，人人都抬舉他嗎？而且連那個從前打跑了他的麵館里的三老板，不也笑哈哈地接他到家里喝米老酒嗎？哼！有朝一日，在外面混出一個江山來了，叫那些打我罵我的，看看老子底本領！再

不然，別的事弄不到手，就去營盤里吃糧也行。祇是——有機會開到家鄉，不要忘掉了把刺刀比在那些雜種們底頸項上，問他們還有沒有狠氣？」

滿肚子的憤懣，滿肚子的不平，使我一離開那座伴隨我消磨了十六年童年時代的灰色的城廓，走到赴皂市的中途——半邊集，就朝後吐了一口厭棄的涎水，朝前吸了一口自由和希望的氣息。

然而，這山路確是太長，太難走了。到皂市是一百五十里旱路，再由皂市到漢口，是三百六十里水路。

我這成天在櫃房裏像沿着磨盤轉的驢子似的發腫的兩條腿，僅僅走到半邊集，（六十里路）就覺得麻木而且酸痛了。

二

是一個「月黑頭」的夜。

半邊集就活像管教了我兩年多的馮先生底神氣——陰沉沉地它蹲在被四圍荒山高壓的浮影下，顯出陰鬱詭詐的面貌。

有幾點燈火，從坟墓似的茅草棚子，以及低矮的上房底門縫里，射出一縷夢也似的光亮。

我去落在一家小客棧里過夜。

在充滿了牛糞馬尿底氣息的小客棧里有四個人圍坐在一堆給趕發牲口的過客們預備的草料旁邊，低着頭在方桌上打「上大人」的紙牌，口里嘮叨地嚷叫着：

「喂——『上字』我碰一張。」

「這狗入的，『長人』是哪個捏死了呀？」

「喀！老子上一牌一個好『雙台』丟得真要命？」

「呃！老板請問——這兒有位置歇腳嗎？」我對他們打了個招呼。

他們全沒睬我，他們整個的心靈，是緊張在勝負的決賽里。

我走到一個鬚子頭髮白得像山羊，而雪亮的長眉毛，像給他那對深陷的老眼，蓋了一層鵝絨被子似的老人面前，卸去草帽，點頭搭腦地說：

「老阿爹！請問您一句：這兒可以歇腳嗎？」

老人吃驚地從牌上抽出眯眯眼，歪着頭冷冷地朝我映動着——這看人的方法，非常像我們舖里內老板養的那隻懶貓底氣派——依然把旱煙管含在長茸茸的鬚子里，使我猜不出他底嘴唇是不是還有。然而話却滿不在乎地擠出來了：

「呃！黑夜三更，打哪里來的你這小伙子！」

他陸地被旱烟噙了一口，就流着淚很很地打了個響亮的噴嚏，使這冷寂的夜店里的空氣，即刻變為威嚴的了。

「老阿爹？我是打城里來的。」

「甚麼？打城星來的啊！張老三！」他把眼睛朝對面一卅歲上下，有一對被酒精傷害成紅眼龐的漢子直射了一下。「你打的什麼字是『大字』嗎？我要『烘』——張哪！」

「你這人真不識相！」紅眼睛的漢子朝我瞪了一眼。「保正大爹正在打牌，你憑空鬼學起口似的，有這樣多的鷄巴話說。況且我就是這客棧的主人，你……你慌什麼？等一下，自然有人來招呼你挺尸的。」

「哪！『化字』嗎？我化三千『跑馬』。●糊了牌。哈哈！一個『枯糊』。●每家開我三百六十錢。」那個坐在保正大爺底上首，蓄了蠻長的劉海，却終於也沒改變她那凸起的包老爺式的額角的女人，興奮地動彈着朝上翻的扁鼻子，放出一大

●「烘」等於麻將牌開槓。

●「跑馬」等於麻將牌單吊。

●「枯糊」等於麻將牌的清一色。

串驚喜。

似乎這女人一牌「大糊」割去了保正大爺底一半荷包，他卽刻生氣地咳嗽了幾聲，把牌一丟，命令下首坐着的一個矮胖的人說：

「短腿老趙！時間不早了，你把燈籠點燃了送我回去，不過……」他用法官審問犯人的派頭，重新把我打量了一番。「你……小伙子！怎末這樣晏打城里來呢！我問你：你不怕在山空里，給攔路的跳出來打你一悶棍嗎？再者，你又沒帶點行李，你是在城里幹哪一行的？」

「我是在汪永泰當小信的，保正大爺！」

「在汪永泰當小信的嗎？你是……那末，你們底老板跟我拊香拜把的弟兄哪？你……呢，小伙子！你爲什麼事到鄉下來的呢？是不是來收賬的？」

「不是，保正大爺！我是被內老板很很地打了一頓，辭退出來，打算到『底下』去找點事混混的。」我用了希望老人給我以同情的口吻說。

「啊！你是挨了打出來的，那一定是你犯了店規囉，你們底內老板，我是久已曉得的，她是個天上難找，地下難尋的好人！她決不會沒理由打你的，那末……」老人機警地對紅眼龐的漢子望了一下，口音迅速變為吐責：「你一定是偷逃的！那……我就不能放你走！是的，我是這一鄉底保正，我若是放你走，將來讓城里老板們察出了，不罵我是老糊塗，眼睛生到屁股上去了嗎？」

「我不是偷逃，保正大爺！我是規矩矩辭了生意出來的，這，這……我還拿了兩塊半工錢哩！」我把荷包拍了一下。

「不行，不行！說不定你還是偷了錢跑的，如今這種壞蛋真多，前一個月，我就攔回去了三個小倖，兩個丫頭，他們都是偷了主人底錢跑的。」

老人連連怒喊着：「不行！」兇兇地把旱煙管在那方桌上碰得亂響。

「你老人家說哪里話，我偷了主人底錢跑，我……請您老人家去訪一訪，我

● 「底下」指漢口。

是城里脚夫趙老六兒子！」

我試用我底家族關係，博得老人對我了解。因為我爸在世是很有名的直梗的人物。他底死，是爲了別人底事，打抱不平，被仇人在夜晚用扁担打死在河岸上的。這事，在城里直到現在，人們祇消看見我，都誇耀地伸出大指姆誇獎道：

「不錯，趙老六總還有這個兒子看，——這不肯向人低頭的頸兒，就跟他老子是一副神氣！」

可是保正大爺還在嚷着：

「不行，不行！不准你歇脚，我一定得把你攔回去，要曉得這是我底責任！」

這之間，那個紅眼龐的漢子，突然在旁作好作歹地和解着，用那張薄輕的嘴唇皮，朝我衝衝地講道：

「好，就讓你歇一晚，連吃飯帶舖位，是三串錢。（當時三串錢換一塊光洋。）」

「呃！照老規矩，不是八百錢一天嗎？」我問。

「別個八百，你三串！」紅眼龐的漢子無原無故發了肝火，跳躑着，揮動着拳頭，「要不肯，你跟我『兩個山字一鏟，請出』！哼！馬上讓保正大爺把你送到保衛團，明天用十八個老總押進城去！」

於是，老人才非平靜地跟隨着提燈籠的矮胖子，跨出了小客棧，但當他剛剛提了一隻腳在門檻外的時候，迅速回過頭對紅眼龐的漢子睨了一下左眼，叮囑着：

「明天你早點去趕五福集，買個豬心肺回來煨湯我喝，頂好用海帶皮作交頭，喝了去心火的。」

我就受他們底「優待」留了下來。

那個凸額角的女人，即刻給我炒了一碗飯，端了一碟子酸醃菜。然後一屁股場在土灶旁一把矮椅上，現出一張渴睡的黄臉，在灶內還未燒完的茅草火底微光里，映托着肺病患者底顏色。同時放開容易激怒的沙喉嚨，對她底男人，哇喇哇

喇地嚷道：

「你這個鬼砍頭的！你打牌老是怕好了我一張字，你那牌一張孤『九字』死捏着不肯放，比『七才女兒』底褲褲還緊些，讓那個老扒灰頭贏了我……我

……串……多……串……多……

最後的話已經不能清醒地說出，她把頭朝椅背一仰，一長串鯁魚涎似的口水，順着鬆大的下巴在流，唿唿地鼾聲打出來了。

「正月里來是新春。

家家戶戶點紅燈，

……

她底男人在旁顯着絕不爲她所擾的，非常悠閒的態度，開始唱一句孟姜女哭長城，抽一口哈德門煙捲，直唱到我把飯吃光了，他才停止。

●「七才女兒」是「處女」這話土語。

「小伙計呵嘴——」他打了個大呵欠，用手指了指屋角，「你到那邊稻草舖上去睡，呢，少倍了，明天見！」

我倒在一張留下千百個過客們底氣味的稻草舖上，很快溜入了夢鄉。

這一夜，我做了許多的夢。我夢見汪永泰發了天火，老板底三絡鬚鬚被火燒焦了，在熊熊的火燄里哭嚷着，掙扎着，內老板披着一肩瘋子似的頭髮，跪在我面前，哀求道：

「唉，……石頭先生，請你做做好事，救救老板吧！……」

「呸——」這樣我底回答，我心里感覺到難以形容的驕傲，而且暢快。

夢是毫無規則而又怪誕地像電流一般跳躍着……

### 三

太陽將它被薄雲遮掩了半邊的臉，從九嶺崗底嶺頂上，含羞似的伸了出來。

縣延的松柏樹，擠密地佔滿了山地。一陣陣的西風吹過，發出抗拒的喧叫。成隊的鴻雁，在半空里一面飛，一面叫。用牠們辛勤奔波的跡影，劃破了早晨清澈而且廣漠的秋色。

這時，我正在翻山過嶺，朝皂市那方向趕路。

九嶺崗真是處難越的山路。翻了一個嶺，又是一個嶺，使我的腦子里消失了平原那個概念。

到翻過第四個嶺的時候，太陽已經從山頂上筆直地射下一道昏黃的光輝，把路旁一些高大的松柏樹底陰影，平舖在石級的山徑上了。

我底腳板心，被刀子一般的石子，戳破了皮，草鞋已經磨得稀爛了。

疲累極了，我祇好坐在路旁休息。眼巴巴地望着駝了重担的騾馬，奴隸似的使用牠們底蹄子，得得地踏着石子路，朝主人用鞭子指揮着的路前去。

假若不是對那大都會——漢口底憧憬，以及向外找自由生活的希望，始終

將我這顆受了創傷的心，膨脹得近於神話的傾倒，恐怕我將要從中途退却，再回到店里領略內老板底氣色吧。

我又提起精神朝前走去。

正翻九嶺崗最後一個嶺，西風更加唿唿地響得激怒了。太陽戰敗了，滿天鋪列着凌亂的灰色的雲翳。

一會兒，猛然掠過瘋狂的疾風，把天上散落的雲塊，飛快地組織攏來，成爲一整塊重壓得快要落下來黑布。

一道金色的閃電，從九嶺崗插入雲端的孤峯上直射，帶來一聲「轟隆——」的雷鳴。週圍所有的山坳，將雷鳴擁抱着攻擊了許久，終於退却了，讓它向曠野橫掃過去。

遍山遍嶺的樹木，開始流起淚來——雨是開花彈一般的傾倒着。

在這狂風暴雨里，我像一隻掉在水里的鷄，在崎嶇的山路上，抖擻着羽毛前

進。

「瞎！天也快黑了，要不快點兒趕路，恐怕在這荒山野外，找不出一處歇腳的地方。」我這樣想，恐怖的念頭，使我份外鼓起勇氣，張開胳膊，衝鋒似的朝山脚下直奔。一面口里盡情地吼叫，來調和塞壓在喉管裏的喘急的氣流。

有好幾次，被路上拱起的樹根，和凸出的石頭扯絆了腳，我就跌倒，或者沿着山坡底傾斜綫滾了下去。我來不及去顧慮我底傷痕，我全然一面吼叫，一面奔走，希望到達了平原，有一處小客棧供我歇腳。

但是，失望！這兒不但沒有一處小客棧，而且簡直連一個荒廢的小村莊也沒有。天已墨黑了，伸出手來不看見指頭。

我站在這黑暗的風雨中，停了一下，將頭髮里發熱冒氣的汗水擰了一把。忽然一陣絕望的悲哀，捉住了我！我眼前開始閃過老板——去年害烟痢死去了！——命令我跪在地下教訓我的戒尺，內老板摔打在我頭上的算盤，馮先生每晚敲

我後腦殼的旱烟管，保正大爹……紅眼龐……

同時，也閃過爸爸在世時那副咬緊牙齒挑担子的苦容，以及媽媽一生彎腰駝背地幫人家洗衣服，到老祇剩下經常哭泣的一張折疊的皺紋的臉嘴。

「瞎！我是不能夠灰心短氣的！我一定……是的，一定得跑到漢口，甚至五湖四海，去掙出一個江山來啊！」

我憤怒地狂嘯了幾聲，音浪透過風雨，透過山嶺，透過黑夜，直把我從絕望的泥沼里拉了回來。我又仔細去探視面前的道路，看到底有沒有什麼隱約的目標。

「天啊！我有路可走了！」當我從雨絲繚密的空隙，陡然發現了有幾點忽明忽暗的燈火在左前方浮泛的瞬間，我是驚喜得跳了起來。

「請問，大叔！這是什麼地方？」待我奔到目的地，知道是一個有着五十家店舖的小集鎮，在街頭，我對一個身穿蓑衣，頭戴斗笠的人問。

「義和鎮！」那人從帽沿下露出這一句，就匆匆地從腳底發出一陣泥水底

聲音去了。

「義和鎮」我很希奇，這不就是隔身市祇十多里路的地方嗎？我詫異我一口氣跑完了八十里路。

同時，我却很兢心，不知能否被這鎮上的居民，允許我作一夜的停留。據我過去聽見一些趕牲口的人們講，這義和鎮蹲在我們這邊山鄉的縣，和身市那邊湖鄉的縣底交界點上。是一處盤查行人的關口。有時甚至要有鄉長底「通行證」才能夠放過去。那理由，是我們這縣盡我貧瘠的山鄉，每逢荒年，我們這縣底赤腳漢們，就向他們那縣去「吃大戶」，以及搶掠，尤其糟糕的，是我們這縣從翻了民國以來，出了一種隣縣以及省城都聞名胆戰的人物——「款先生」。

但我把這當作一個嚴重的問題，還是大大方方地朝街口走去。

「喂！——什麼人——你——」從矗立在街口的木棚裏，一個站崗的保衛

●「款先生」即土匪。

團老總對我迎頭喝了一聲。

「我……過路的……」我回答。

「你是哪里人？叫什麼？從哪里來？到哪裏去幹什麼的……？」

一大套從我們這國度開國祖直傳下來的官腔開始了。另外，是那位老總爺吃驚地端起了「漢陽造」的步鎗，匆忙插上雪亮的刺刀。又從黑漆的帽簷下，投出一對豬卵子似的大眼，從頭到腳，從腳到頭，來回地結實地看了我三遍。

我把我底來歷告訴他了，他不信任地搖了一下頭，張開肥厚而且鴉片烟氣十足的嘴，揪出了半生不熟的話：

「不行！這里不落生人！還有——」他似乎怕我先對他猛然襲擊，就吃力地一個箭步，跳到我底面前，用刺刀對準我底胸膛，喊口令一般的喊着：「檢查！」

「好的，老總！您檢查好了！除了頭上一頂破草帽，身上一件破短夾襖，另外什麼傢伙也沒有的。」

於是他一隻手捏緊鎗，一隻手開始在我濕淋淋的衣服里摸索起來。他摸索了許久，好像有點兒掃興，但由他摸索到了我底汗掛荷包里那塊光洋的時候，他底精神從新昂壯起來，迅速抓住那塊光洋，飛快地掬了出來，塞進他底裝馬錶的小荷包里去了。然後用槍托對住我底大腿拄了一傢伙，堂皇地發下判詞：

「滾你媽底蛋！不准你在這鎮上逗留！況且——你是從那出『款先生』的地方來的！」

「老總！我是個光明正大的人！請您看天老爺底份上，允許我找個小客棧過一夜了走吧！外面這樣大的風，大的雨，叫我怎樣辦呢？」

「不行！聽到嗎？我命令你——滾蛋！」他又把鎗平直地端起來，指頭扣着機紐，作出預備放的姿勢。

「但是，——我是有根底的人哪！」

「不行！誰曉得三十六行，你是哪一行的混蛋！趕快給我夾起尾巴——滾！」

要不然，老爺我手指一動，送你這個小雜種歸西天！」他瞪着發紅的眼睛。

「不過……老總……我那塊光洋……我那塊光洋……」

「呸——誰拿了你底光洋？吓媽的！老爺們是那種人嗎？呸——」

「但是……我不能站在野外過一夜哪！」

「誰管你這些！」他不耐煩地走進崗棚，從從容容地從齒間吱吱地吹着口

哨。許久，像對他自己說話一般的對我說：

「我看你這小子也是太年輕，太不懂世故，好！特別賜給你一個恩典，准許你

到街外財神廟去睏一宵。」

我祇好憤憤地去摸尋那什麼財神廟。

#### 四

「我老子有一天，哼——有一天得了權柄，非得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類踏成

泥漿不可要不然，我老子這肚子怨恨朝哪里去啊！」這是我摸到了財神廟，發出來的憤慨。

財神廟是一座並不比坟墓多一點光亮的所在，那殘缺的一扇山門，也並不比菜園門還更加牢靠，總之，是一處隨出隨進，毫無留難，給流浪的人們很大方便的旅舍。

「這兒有人嗎？」我一誇進門檻，用發氣的聲音問。

沒有人答應，祇有一股霉爛了的土木氣，爭先恐後地鑽入我底鼻孔。

「這兒有鬼嗎？就是有鬼，我也希望你爬出來答應我一聲。」

「呃……誰呀？……誰呀？」這才有一個像從地底下鑽出來的聲音。「爲什

麼黑夜三更，這樣大呼小叫的？你簡直把我底瞌睡，吵到東洋大海里去了！」

「我問你：你是誰！」我憑空發起怒來，希望和隨便什麼人打一次死架。

「噢——我聽你底聲音，應該是個小老弟。」對方滿不在乎的回答。「爲什

麼初次碰見，就像警察老爺一樣的盤問我呢？

「你到底是誰是總得先問個清楚。」

「我嗎？不過請你原諒我先問你一聲：你是誰呢？嘻嘻！」他狡詐地笑了。

「我……我……」我把胸膛一拍。「我是一個被老板打跑出來的小倌！」

「呃——打跑出來的嗎？」他驚訝着。「打得很厲害嗎？伙計！你回了手沒有？的？嘴要不同手，那是天下頭等糟糕的事！」

「這兒可以睡嗎？」

「是的，可以睡。伙計！你不能再找着像這樣方便的睡處。那個獨眼龍的和尙已經餓跑了，誰也不會來麻煩你。」

我忽然懷疑對方是個強盜，深怕他把我荷包里剩下的一串五百錢搶去，或是剝去我底衣服。我趕快站好了釘字步，準備對付意外的襲擊。

「你這位沒有見面的大哥！你到底是誰呀？」

「我是一個討飯的乞丐！」他靜靜而且坦然地回答。

「一個乞丐？」我心里立刻生出輕蔑的感覺，然而我又不能不摸到他面前去，請他分一點兒地方給我休息。

「討飯的大哥！」我說。「我今夜沒有歇腳，我想同你睡一晚。」

「好的，好的！我這兒有一堆『黃金被窩』，他用手拍着地下的稻草。」你就睡下來，在這起風下雨的晚上，實在也不很容易睡到天亮來，我們談談話，消磨消磨時間吧。」

我去睡在他底旁邊，開始把我底遭遇告訴他。他聽完了，恨恨地詛咒了起來。「可不是，那些驢躁的們，真比有錢人家底看門狗還要兇，是的，是的，那是不消說得的。」

「我帶的一點兒盤纏，就這樣被他們騙了，搶了！」我說。

「你既然沒有盤纏了，那末，你怎樣走得到漢口呢？」

「唉！我如今荷包里一文鋼錢也沒有了！」我機警地暗中用手按住我底荷包，不使那所剩的錢發響。

「瞎！小老弟！這就是這世界上的道理啊！不過，這對你也是一種好經驗，是的，一種好經驗！」

他像沉沒在痛楚的回憶里，嘆息着。

我試想尖着眼睛看看他底形狀，可是空間太黑暗了，不能夠。祇開出了從他身上散出的油漬和塵垢底氣味。

「啊！」他摸着我底肩膀，像突然記起了什麼事似的問道。「你——小老弟！你吃過東西沒有？你此刻肚里餓不餓？」

「唉！討飯的大哥！我一天到晚都沒吃東西，我餓極哪！」

「那末……來！我這兒還有在白天里討來沒吃完的冷飯，值不了什麼！你拿去充充飢好囉！可惜現在難得弄點熱茶給你喝，你可以把這裝冷飯的木瓢，

去屋簷下接口水渴。」

他把大半木瓢用哀求哭討來的冷飯慷慨地送給我了。

我底心這時猛地湧起一股羞愧的酸潮。我緊挨着他，抓住了他底手，懺悔地

說：

「呃……討飯的大哥……呃……我……我……我剛才欺騙了你實在……我荷包里還有一串五百錢啊……我……我願意拿出來……跟你對分……」

「你說哪里話！」他笑着，語氣里夾着矜持的滿足。「你底錢再多些，我也不要你邊邊銅皮！但若是個小姐少爺，黑夜三更走迷了路，一傢伙落在我們乞丐手里，那就真不客氣，連你底鞋襪都要剝得個精光太吉的！至于你哩，就完全不同了。你還得走很遠的路，還得上陌生的地方去找生活。你跟我一個樣的可憐，都是在外而流落的人哪！常言道：『一個瞎子有一個跛朋友。』嚇嚇！小老弟，恕我說句親熱話：我們就是天生的朋友啊！呃……小老弟，我們睡覺吧，明天，我們都還要辛

辛辛苦苦地趕路哩！

風雨還在外面嚎叫。

我對着旁邊這個已經安然入睡的伴侶，懊惱地輾轉着，思索着……

第二天天剛亮，我從熟睡里醒過來，發現昨夜那個可愛的人兒已經走了。

我趕快跑出廟門，想去尋着他，向他道謝，但沒有尋着，祇看見離廟兩里路遠的一條田塍子上，有一個跛足的人，手里拄着一根竹棍，背上揹着一個籃子，在那兒一顛一簸地朝前移動，看來他是很艱苦吃力的。

天是晴朗了，金黃色的朝陽，斜斜着他底身影，顯得異常的長大。

我在悵惘的懷念里，又步上了茫茫的旅程。

(一九三六，三，廿六)

彭

營

長

當我拿着旅司令官底分發令，到第二營營部去報到的時候，我對於這位上司兼同僚的彭營長最初所得的印象，彷彿他是一條醉泥鰍。

「啊，王營副！你……你來得真正的好，再過兩……兩天，我們就要出發去打豫……豫匪了，你……你知道呢，王營副！在平常，這營副的缺額，不補人還不打……打……打緊，但像現在呢，就……就一定得有一個人分發下來，好幫助我去指揮作……作戰哪……」

彭營長吃力動彈着肥厚的舌頭，語音沾沾結結地對我致歡迎詞，同時，他飛快地聳動着向上洞露的翻鼻孔，盡力眯着陰鬱的細眼睛笑着，粗黑低壓的眉毛，也上下扯落起來，大概爲了表示對我「一見如故」的友誼，他底油黑臉就脹滿了豬肝色的雲翳，極親熱地拍着我底肩膀，直使我感覺到頗有點兒發痛。

「不錯閣下，我知道你是個道地的軍人。你底單純的外貌，寬恕了你底狡詐和罪孽；你底爽直的談話，縱容了你底愚昧和陰私。」我心裏想着，但我趕緊對他點着頭，回答道：

「呢，營長！兄弟，我這次被上面派到這兒來，實在感覺到『學術』兩科，都是很不行的，以後，很希望您閣下多多指教指教……」

「嚇嚇，哪裏的話，哪裏的話！」他眯着左眼皮，說。「咱……咱們好弟兄不要客氣哪，嚇嚇！『格』——」

他底尖凸的喉包猛一抽縮，打了個很響很大的酒嗝。酒氣很難聞，分明化合着別一些肉魚底腥臭。

「這倒不是什麼客氣哩！營長！」我說。「實在，我以前在旅部參謀處服務，總是紙上談兵，替主任參謀寫些什麼作戰計劃之類。這回，才實際派到部隊裏來，關於實地和應用上，恐怕是很隔閡的啊！」

「不！」他非常謙遜地對我行着室內敬禮，頭部和胸部硬直地向前一勾，衷心囑託似的說：「你知道，王營副兄弟我……說老……老實話，不過是司令官手下的一个老人，跟着司令官混了十好幾……幾……幾年，其實，嚇嚇對於作戰上的計劃，作戰上的指揮，都是外……外……外行得要命囉嚇嚇！這次，不光要請的老兄幫助我，並且——」他信賴地握住我底手，餓貓一般的盯住我底眼睛，好像怕我迴避責任似的。「並且，請老兄完全當家，去執行我底……：……：一切任務。啊，請坐呀！咱們全站着幹嗎咧？」

於是，我們靠近窗戶坐下，從這處二層樓上的窗戶，可以俯瞰左近廣大平坦的操場。在那兒正填滿了羣灰色的生物，紛亂而且緊張地操練着，不規矩地叫喊着口令，學習衝鋒式，大聲咆哮道：

「殺呀！……殺呀！……」

那些聲音互相連結着，很洪亮，越過了成新月形含接着操場的南湖底清澄

閃爍的湖水，激成了悠揚的回應，像浪花似的飛濺在左近營房那些聳立的褐色的牆壁上。

太陽偏了西，從操場邊沿叢列的楊樹底枝梢上射過來，把那些被霜露消蝕的尖長的黃葉，都染成血一樣的殷紅了。

「衝鋒的……時候……兩邊の間隔……要縮小……」

一個背上斜披着紅帶的值班官，立在操場當中，連連揚動手裏的教鞭，像一隻憤怒的公鷄，用尖銳的，拖長的聲音喊叫着。遠遠看去，也可斷定他的確是賣力得很，簡直壓倒了其他指揮官們底嘶噪的嗓子。

「哼！真是『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啊！」彭營長輕蔑地對操場上斜拋了一眼，怔忡地繃縮着臉皮，用手拍打他那大南瓜似的頭底後腦窩，提醒我說：「這提醒，我是承認的。平時，那些可敬的連排長，都閒散得像京戲班裏敲鼓的大爺，身上穿着從來沒下頭水，却老是嶄新而且發光的灰竹布大褂；頭上歪戴着

一頂硬挺挺的，卓別林式的黑禮帽；嘴角成天含着一根似燃似滅的煙捲；在漢口那邊新市場<sup>●</sup>里，在沙家巷那些唱十八摸的三等窯子窩裏；或者在武昌這邊黃鶴樓上的茶館酒樓裏，挺胸凸眼地大出大進，而且若有時發了小脾氣，就要抓起板櫂飛舞起來，照他們底話，是——

「臊你小妹子老子給你個靈官掃台！」

現在，快要作戰了，他們就忙亂地，憤憤地在士兵們底頭頂上響着皮鞭，硬要把荒廢了的那些學術科——主要的是那大本陣中要務令裏的動作——像孩子們玩胰子泡似的，對士兵們吹氣。

比他們再高級的軍官們，當然也很忙亂，不過是在忙亂地抓着助手們——軍佐——去擔當一切，助手們大概都是軍官學校出身的，頂長於起艸命令和計劃，也頂長於對主管官朗誦一切文件，請主管官簽名蓋章，他們從軍校分發出來，

●「新市場」是漢口唯一的大遊戲場等於上海大世界。

照例是被任命爲行伍出身的營長，團長，旅長，師長，充當配腳，比方這位彭營長，就是很高興有了我這軍官學校出身的營副，一切不必再焦慮了，大可安心等待將來戰場上的捷報和功勳，爲他換取團長的品級。

「怎樣？王營副！趁今天你……你老兄剛到差，咱們一道兒小……小……小吃一下，喝兩杯白蘭地吧？」

彭營長又極其高興地握住我底手，把我拉到室內正中的圓桌子邊，一張暗綠色的皮靠椅上坐下。

這時，我才有功夫鑑賞這間營長室底佈置和裝橫——

除了一隻套在黃皮匣裏的白郎靈手鎗，極不相稱掛在那張疊放着水紅色的綢被的行軍牀底牆角之外，全部極像一個花花公子，或者少奶奶底幽居之所。在那用白地綠紋的花紙所裱糊的四壁上，一邊掛的是彭營長騎着高壯的白馬，左手插腰，右手舉劍，實在英勇極了的肖像，另一面則掛的是梅蘭芳扮演天女散

花的玉照。這兩張相片，平列地對視着，以致後者底傳情的眉目，總在朝前者底獅子似的鼻子拋射着，彷彿這很激起了那瓶俏立在雪白的拾布上的玫瑰花底嫉妬，她就羞帶怒地聯合身旁兩位伸長着細頸子的白蘭地阿姐，在切切私語着。

「哼，得哪！……得哪！……」

此外，靠近牀放的那張類似辦公用的長桌上，五顏六色地陳列着巴黎香水，雪花膏，撲粉……不時討好助趣地從縫隙裏散佈一股過重的，刺戟神經的香氣。然而，我却大大蔑視她們底功效：她們終於不能把彭營長底油墨面皮，變成爲白嫩細膩一點兒。

「但是，我不大會喝這東西的。」當彭營長斟給我一杯白蘭地的時候，我推辭道。

「啊，老兄！要知道我們是軍人哪！」他露出四顆晃亮的金牙，微笑了一下。當即命令那個手裏託着兩盤廣東滷菜，從房外跨進了一隻脚的勤務兵。「喂，李金

「標！你去給王營副拿瓶葡萄酒來，快點！」

那勤務兵大吃一驚，呆呆地站着，隱隱地煩難地盯住彭營長，嘴唇很動着，似乎不敢決定是先把兩盤滷菜送進來呢，還是先去取葡萄酒？

「你這蠢豬！你……你發了迷嗎！趕快把滷菜端……端……端進來了，再放下你前面的兩隻腳，跑去拿……拿葡萄酒呀！」彭營長踩着腳，用肝火太旺的沙喉嚨吼。

勤孩兵才像遇了皇恩大赦，蜥蜴一般的走進來，輕輕地把磁盤放在圓桌上，深怕偶然發生碰擊的響聲。

但當他第二次空着手轉來，撇着嘴，戰戰兢兢地對營長說：

「報告營長！那瓶葡萄酒沒有了，我猜想是被趙副官喝光了……」

彭營長就像一隻鬪角的山羊，挺立起來，兜着勤務兵底頭，狠狠打了幾巴掌，怒責道：

「什麼！你是……是……是趙副官底勤務兵嗎？媽底個皮老……老……老子私人底物品，都會被……被你們這夥賊……賊骨頭偷光的！」拍——拍——」……接着又是幾巴打，把勤務兵那頂油漬漬地的灰軍帽也臉落到地下了。

勤務兵底長方臉，變得白啞啞地，連連映着一對頑大頗清朗的眼睛，顯然是  
在努力忍住無可奈何的憤怒和委屈。

「我老子有方……方法叫你賠償的，忘八蛋！」營彭長連連用食指點着勤務兵高拱的鼻子，直使勤務兵猛然朝後倒躡了三步。「我老子要扣你這個月的餉銀！這……那瓶葡萄酒是法國貨，三……三……三塊錢買來的……」

勤務兵僵立而且惶恐，咬緊牙關，遲疑了許久，但終於拾起軍帽，異樣地蹙着眉頭，冷視了一下彭營長，就車轉身朝門外走了，地板在他底腳下發出憤憤的響叫。

「呃，閣下！」我把彭營長接下來坐着，勸解道。「您知道，在食前食後發脾氣，

是頗不合衛生的嘛……」

「可……可不是！但是，那小子們……一天沒給皮……皮鞭抽……胆子就要飛……飛上天去的，啊，咱們好好地來……來……喝幾杯吧，哈哈哈哈哈……」他憑空野馬似的大笑起來，跟剛才那場空氣，極其不相融洽的。

他底酒量很不錯，一杯一杯地喝了三杯，而且燥急地解開「風紀」扣，捲起那件嶄新的銀灰色的嗶嘰軍衣底袖口，露出碗口粗的，烏黑的胳膊，舉起玻璃酒杯痛飲起來。

我們開始談論到前方的情報，以及豫匪底動態，可是他並沒有任何一點兒確信，祇是比前更加吃力地彈動着肥厚的舌頭，沾沾結結地跟我說：

「那……將來……作戰上的事……比方……怎樣區分……兵力哪……怎樣下……戰地底命令哪……都歸……你老兄去辦……不錯……這些，我是很……很不行的……有一次……司令官來檢閱……我這營人……我簡直挨……」

了一頓好罵……因爲我……喊立正的口令……媽的……也加上了『預令』  
●哩……那以後……我就率與連操也不教了……橫直司令官是……我底老  
上司……但是別的事呢……呢……我是指的……對外……打交代的事……  
當然……由兄弟我去出面……呢呢那些……請你老兄放心……我老彭決不  
是……不夠朋友的傢伙總之……定規……咱們將來……嚇嚇嚇這這——

他神祕地連連顫動左眼皮，指頭撥算盤珠子似的揮彈着。

## 二

在武昌所披閱的，關於前方豫匪稀奇古怪的情報，直到我們兩天後，乘京漢

●「預令」是喊口今時中間拖長的聲音。比方「向左——轉！」「立正，稍息，」中間

沒有拖長的。

綫火車到達S縣，着手整理了從民間搜集的材料，才完全了解那是一些胆怯而且糊塗的間諜們，爲了大大勒索一筆報酬，故意誇大地寫去嚇嚇督署參謀處的。其實，豫匪底主力，不過一千人，所有的雜色鎗枝，也不足半數。那戰鬥能力底薄弱，就可想見了。他們像一羣蝗蟲，從荒寒的河南流竄出來，企圖到這「魚米之鄉」的湖北，用生命去碰碰運氣。他們並無胆量攻城奪寨，總是野火一般的飄沒在鄉村和山林裏，乘機掠防衛單薄的地方，搶掠一些財物，架走一些肉票。

防勦他們的戰略很容易。如果能有三個營，——絕對用不了過多的兵力！——祇要戰鬥能力夠得上水準，用一個營作單位，輪替地窮追，包可衝散和撲滅的。再不然，在窮追之先，加派一連機關鎗部隊，繞道堵塞在他們必經的，出路的險峻地帶，配合着後面的主力，迎頭對他們加以掃射，那就更可收取速效了。

然而，現在竟攪擾了豫鄂兩省的當局，動員了四師的人馬，像月亮趕着太陽似的，縱容了五個月以上的時機。這種高明的最高指揮官底作戰策劃，使我不禁

啞然失笑！

我們這營人底任務，是在從S縣加快速率向K縣進發，作爲援兵，防止豫匪朝南推移。同時連絡由東部跟蹤追擊的主力，壓迫敵人在鄂豫之間，相機加以掃蕩。

從S縣到K縣，大約一百廿里路。各照指揮官給我們在命令上所規定的，應該用「戰備行軍」的速率，——每小時十五里路——在八小時內趕到的。可是我們却比「旅次行軍」的速率還要慢。士兵們活像一羣無生氣的螞蟻，拖拖沓沓地走着，甚至有的在一面走，一面參瞌睡。

「這真是去上戰場的部隊嗎？」我很奇異，起先，我還以爲這是士兵們對於營長尅扣了他們底戰時津貼，還沒息怒，在用消極怠工，來回答營長哩。但這猜疑是錯誤的。在出發時，營長不是曾經跨在馬背上，用「訓話式」說服了士兵們嗎？他說：

「聽說有幾個老兵油子懷疑本營長截留了你們一半的戰時津貼，媽的這簡直是胡說八道！你們能夠相信本營長是那種『吃油餅』的人嗎？——要是被本營長調查出了造這謠言的人，非得按照擾亂軍心的懲罰，令鎗斃那忘八蛋不可！」那時，他說到這兒，停了一下，忽然變得笑容滿面，向士兵們親暱地揮着手，接着說，「啊，親愛的弟兄們！好好地去幹吧！本營長也知道大家在省城裏駐紮久了，很……很不『自由』的聽好！——這次出去，不但准許你們『自由』，而且將來奪取的戰利品，本營長特別提出三成來犒賞你們啊……」

「那末，現在，他們到底爲了什麼事，走得這樣慢呢？」一種青年軍官急於事功的名譽心，很很刺戟着我。

我勒回我底馬，離開「前衛」底行列，從路旁的田野上，向後面「本隊」跑去，找着營長，詢問了他，才得到閃爍的解答。

●「吃油餅」等於「撥油」這話。

「這沒有別的什麼大道理，」他說，在高大而且圓滾的白馬上懶慵慵地打了個大呵欠。「就是咱們不好破壞那四師友軍底『規矩』哪，老兄！假設……嚇嚇！……真正咱們一傢伙就趕上去擊散了敵人，嚇嚇！……咱們那三四萬友軍會怎樣呢？……嚇嚇！他們會把咱們底脖子都要擰斷的呀！……呢！懂嗎，老兄……」他狡詐地眯着左眼皮，而且把那肥厚的紅舌頭向外一伸。

「怎樣？王營副！」他看見我不表示意見，他又和善地問我，「你不口渴嗎？這兒——他用皮鞭拍着馬鞍上特意附製的一個可以裝兩個酒瓶的袋子，」有上等的白蘭地，我覺得，喝一口這寶貝玩意兒，比喝一大碗龍井茶還要解渴哩！……」

「謝謝您，閣下……」

我悵悵地用長靴後跟上的刺馬釘，猛刺着馬底腹部，馬就憤怒起來，「喀喀」地用前面兩隻和，後面的兩腳隻一起一落，成波浪形對前疾馳。那些收割後，僅留下兩三寸長的，枯黃的稻莖底田土，在馬蹄下飛快地滑退，閃忽，像一個電

影上快鏡的場面。

時間快到農家吃晚飯了，那些突出在峻峙的嶺隴上，以及連結在碧綠的河邊的村莊，正從屋脊上飛騰着裊裊的炊烟，夢一般的飄失在翠藍廣漠的天空裏。狗在由近而遠地「康康」地嗥叫，響應着，迴蕩着。不時吹來一陣子西風，捲起了散落在路上的，紫色的梓葉和桐葉。空氣裏隨處摻雜着嘔心的，但也迷醉靈魂的臭味。那是農人們在製造肥料，爛燒着擾拌了牛糞的雜草……

這地帶，顯然是山鄉和湖鄉底分歧點。朝西望去，隱約可見一綫起伏的，暗淡的遠山底浮影。那兒，就是我們所要進駐的K縣。而朝東望去，則是那落在我們後面了的，S縣底一望無極的平原。

農人們遠遠看見了我們這四百人的部隊，老年的，就牽着牲口，簡直駭歪了長鬚，沒命地朝荒嶺深處逃走。年輕的，更像一隻被獵人迎頭放了一銃，恨不得把那原是擡起的尾巴，也變作一隻垂下的腿，來幫助着飛跑的兔子似的，狂躡着。而

且四處在混亂地敲擊木鐸，發出沉重的「礮……礮……礮……」的聲音，警告一切居民，當心我們去拉扶子，奪牲口等等……

但他們這回是多餘的，那些事務，我們底營長老早就委給縣衙門，和地方上特設的「軍事招待所」去代辦了。

走了一整天，我們祇走了六十里，隔K縣還有一半路程。

太陽落了土，地上開始散佈着峭寒的霧靄，成羣結隊的烏鴉，沿着那些高大光禿的皂角樹，飛繞着，喧噪着，用牠們弧形的翅膀，掠破了金色的晚霞。

這時，營長根據「打前站」的趙副官底報告，決定在前面李家畝宿營。

李家畝是個住有兩百多戶的大村莊，從那佔有半數粉白的瓦屋上看，我們就可斷定它是頗富裕的。

那位獐頭鼠眼，在說話時老是動彈着一對張大的耳朵的趙副官，確實能幹得很。他不光將李家畝上好的民房，用粉筆在門框上「號」好了「營本部」，第一

連連部，「第二連連部」……他還能夠用超過賣狗皮膏藥的江湖術士們底口才，說服而且安定了人心。

「呃，『你家』」他一嚮都是跟營長一樣，純粹說的北方話，此刻却學着十足的漢口腔，對暫時借作營本部的房主人說，「我們都是『跟前塊頭』的人嚮，莫要有什麼迴避呀！呃，『你家』哪個沒有妻室姊妹呢？請『你家』底寶眷們切莫要讓出去住，我們祇在前面客廳裏歇一歇，『包原』沒有人去驚動她們的。况且，我們明天天一亮，就要開差的……」

於是，房主人格外拱手致敬，扁圓的臉上，開始掃除了青烏的顏色，用半信半疑的笑意，退到後宅去了。

在吃晚飯的時候，趙副官連連聳着瘦削的肩膊，猥褻地歪動着尖下巴，對營長勸酒，鬼鬼崇崇地說：

「多吃兩杯哪，營長……今晚……：唏唏……：人逢喜氣……：精神爽啊……」

是城里脚夫趙老六底兒子」

我試用我底家族關係，博得老人對我了解，因為我爸在世是很有名的直梗的人物。他底死，是爲了別人底事，打抱不平，被仇人在夜晚用扁担打死在河岸上的。這事，在城里直到現在，人們祇消看見我，都誇耀地伸出大指姆誇獎道：

「不錯，趙老六總還有這個兒子看——這不肯向人低頭的頸兒，就跟他老子是一副神氣！」

可是保正大爺還在嘆着：

「不行，不行！不准你歇脚，我一定得把你攔回去，要曉得這是我底責任！」

這之間，那個紅眼龐的漢子，突然在旁作好作歹地和解着，用那張薄輕的嘴唇皮，朝我衝衝地講道：

「好，就讓你歇一晚，連吃飯帶鋪位，是三串錢。（當時三串錢換一塊光洋。）」

「呃，照老規矩，不是八百錢一天嗎？」我問。

其間，還夾雜着別一些鈍濁不清的，彷彿是婦人底哭泣和哀求，以及像決鬥似的撞擊和響鬧……

夜，依然是漆黑而且沉靜。

我站在房內，渾身起了一陣冰冷的戰慄。直到有一條人影，莽闖地滑立在我底面前，悄悄地對我說話，我才透出一口氣來，回復了知覺。

「報……告……營……副……」這聲音很熟識，是營長底那個勤務兵李金標。  
「營長在……強……姦……房主人底……妹子……趙副官……在……強……姦……房主人底……老婆……」

我分明看見李金標底眼睛，在漆黑的面前，閃射着紅亮的火點。他那聲音，也分明被興憤的氣流梗結着。

「但是，那房主人呢？」

「他們早就借口懷疑他是壞人，把他攆出去了！而且，大門口加上雙崗，斷絕

了出入哩……」

李金標說到這兒，牙齒在格支格支地磨擦得亂響。

我沉默了一會兒，猛然拍着李金標底肩膀，說：

「不錯，我底朋友！你是剛強而且正直的！並沒有辜負你那對清朗的眼睛，和

那隻高拱的鼻子……」

李金標更加興奮，呼吸緊迫地詛咒道：

「這簡直比土匪還更野蠻！您知道，營副！外面各連的官兵們，不光也強姦了婦女，而且在動手挨門挨戶地搶劫哩！媽的，這都是那個該死的魔王——指營長——教壞了他們呀！嘻嘻……」他底聲音變小了，呢喃着，像在對他自己說話。「說不定……我們自己的……鄉村……家室……也跟這李家畝一樣啊……」

我忽然記起白天行軍時，李金標是顛跛着赤脚走路的，我問他：

「呃……朋友……你爲什麼連草鞋也捨不得買一雙穿……」

他鼻孔裏哼了一聲，眼內又閃亮着火點，回答道：

「營長說我失了一瓶葡萄酒，把我底餉，把我底津貼，都扣光了，叫我怎末有錢去買草鞋呢？」

「他不能扣壓那許多許！」我驚訝道。「就是你底津貼跟各連士兵一樣，被他尅扣一半，也應該還要給你一塊半錢，再加上你底四塊錢的餉，不遠遠超過了那瓶葡萄酒底賠那價費嗎……」

「難道我們當勤務兵的，還胆敢此質問長官底理由嗎？」他茫然地說。

我從口袋裏摸出一張鈔票，悄悄地塞在他底手裏。他像有點兒害羞，僅從齒間擠出了一聲：「謝謝您！」就跑開了。

戶外，那深淵似的空間，不斷對我飄送着一些沸騰的狗吠，雞叫，男啼，女哭的聲浪，使我失眠，而且苦惱！

第二天早晨出發，我看見村頭一口大堰塘裏，浮泛着幾具赤身露體的女屍，

我輕輕對營長說：

「我相信，我們將來第二次經過這兒，一定可以看見一些新立的，由大總統特令褒揚的貞潔牌坊！」

營長彷彿吃了一驚，忸怩地對我眯着眼爺，微微鼓動着翻鼻子。但接着用老練的口吻回答我道：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要知道咱們出發在外面，是都沒有攜帶家眷的呀！這……就是傳到巡帥底耳朵裏去，也不算犯了什麼法！」

### 三

從山嶺底環抱裏，高高聳峙着一座灰色的，七級的石塔。那箭形的塔尖，插入了雲霄，在倨傲地俯視着城廓和河流，田畝和原野。做嚮導的土人，遙指着它，對我們說：

「看到沒有……大人們……那……那文筆峯……嚇嚇，『一見文筆峯，縣城在眼中』……」

是的，[K]縣終於趕到了那鏢窗似的城垛子，已經浮在我們底眼前。

這時，營長從「本隊」飛快地鞭策着白馬，衝到「前衛」部隊裏來了。他底精神也忽然昂壯起來，格外着胸凸挺脯，直硬着頸子。兩塊金夾銀的少校肩章，迎着斜射的陽光，更加閃耀着晃亮的光輝。他那姿態，活像一個躍馬當先的英雄。

「進街口的時候，」他對士兵們發下命令，說：「大家應該提起精神，給老百姓們看一看；步子要整齊一點兒，鎗都要扛正……」

於是，我們這隊威風凜凜的人馬，浩浩蕩蕩地奔向街口去。

「噼噼……噹噹……噼噼噼噼……噹白白白……」

一進街口，天啊！人民歡迎的炮竹聲，簡直炸聾了我們的耳朵。

其間，沿街頭成一字形排列的各界底領袖人物，紛紛向我們作揖打躬，搶先

陳遞冠有頭銜的名片。

那個嘴巴上蓄着釵子似的黑鬚，眼睛邊沿紅爛着，睫毛沒有一根了的大胖子，是商會會長。他穿着一件元青色的緞子馬褂，對我們挺靈黃色的門牙，笑嘻嘻地道：

「哈哈哈哈哈……這真是……天上的救星下凡了啊……哈哈哈哈哈……」

另一個長瘦的傢伙，是區長。從他身上看，彷彿是一把沒有骨幣的紙人；但若從他臉上看，在沒有任何的特點裏，儼然有兩片俗話裏所謂「能夠說得活人倒地」的，輕而且薄的嘴唇。那嘴唇，不甘落後似的，攪亂商會會長底獻詞，飛動着，發出像在呼喚，也像在唱歌的聲音，說：

「唔喲，我底媽呀……唔喲，我底爺呀……這下……嚇嚇嚇，人民有福了……地方蒙恩了……」

第三個，是橫胖結滾的小學校長，他眼睛不敢對我們正視一下，祇羞怯怯地

紅着臉，喃喃地細語着：

「諸位……長官們……辛苦了！……辛苦了！……」

獨有那矮小瘦削的縣長，暫時沒有賣弄他底垂舌頭，光用那安放在晶黃的，可以刮下三兩煙膏的臉頰上的圓眼睛，沉默地緊盯着營長黑壓壓地的眉毛，好像正動員全部的聰明，在心問口，口問心地揣摩道：

「媽的，這是個武官壓倒文官的年頭！那末，這次，我該不致于碰釘子的吧？」

我們底營長高蹠在馬上，更加凸挺着胸脯，直硬着頸子，對這些高貴的官紳們睥睨着，微笑着，而且用了謙遜的驕傲，連連舉手行着軍禮。

我們是這樣被歡呼擁戴地到達了「軍事招待所」。士兵們也被安置在早已打掃乾淨的營房里了。

之後，五縣底官紳們在「軍事招待所」大擺筵席，請營長坐著首位，開始品評魚翅燕窩之類底味道。我們全體的士兵，也叨光地坐在沿街排列的方桌上，像

過祠堂里的清明節，大吃着「流水席」。

營長底胃口，彷彿不大佳，吃了一半，就打起呵欠來了。

「啊，營長！我看，您老還是到房里去休養一會兒吧？一定的，您老一路上是太辛苦了！」

這次，是區長佔了先，不管商會長在旁嫉妬地大大掀起了釵子似的鬚鬚，他也搖頭愧腦，自鳴得意地說了。

「可不是，我……我……真是坐不住了……諸位，少陪……」

營長起身到房里去了，留下的那些做主人翁的官紳們，也像忽然變得胃口不佳，全都放下了筷子，跟着營長底腳跡走去。

看見營長橫倒在房里的炕牀上，那過去講話最少的縣長，終于不能不自告奮勇地，乖巧地問道：

「怎樣，營長？弄兩口鴉片烟給您抽抽吧……我看，您也太疲勞了……」

「呃……咱們軍人……總不敢惹那玩意兒的哪……」營長慢吞吞地回答，同時又打了個大呵欠。

「是的，不錯，鴉片烟是惹不得的！」商會長搖着跟，頭着說。

「而且——是頂不合乎衛生的啊！」區長也搖着跟，頭着說。

「不過，呃，諸位……」營說換着疑問的口吻。「聽說抽了那玩意兒，可以提精神的，對嗎？今天，我底腰桿兒在馬上顛酸了，背脊骨也顛痛了……」

「啊嗚！」商會長拍着手，嚷道。「那玩意兒不光可以提起精神，並能醫治百病——醫頭痛有效，醫咳嗽有效，醫胃病也有效，醫……」

「我說，營長！」區長把商會長底話打斷了。「您老若肯抽几口，包您老底腰酸背痛，一傢伙都被抓走了……那鴉片烟是頂能穿氣活血的……」

於是，他們七手八脚地從炕牀底下拖出烟盤來，擱在牀上，由縣長動手打好烟炮，按在烟斗上，送到營長底口里去。

「噦……噦……噦……」烟炮接觸烟燈上綠色的火點，有規則地響叫着，溶縮着，從營長那兩個翻大的鼻孔眼，微微鑽出一絲兒烟霧，其餘膨大的烟霧，被營長吞壓到肚裏去了。

大概縣長發覺了營長底的本領，他第二次就打了一顆高大的，要塞礮彈似的烟炮，去給營長狂抽猛咽……

營長一直抽了兩個鐘頭，外面已經漆黑了，才開始詢問本地關於豫匪的情報。

「據我兄弟派出去的探子，在今天下午四點鐘送回來的報告，」縣長說，手指還在滾捻着烟炮，「豫匪祇離我們這縣城六十里路了。」

「啊——你們準備得怎樣了？」營長問。

「瞎」縣長嘆了一口氣說，「我們底警備隊，僅僅祇有三十名弟兄，這管什麼屁用呢？所以，我們打了好幾個電報到省城裏請援兵呢，若是貴營的援兵還不

到，我們打算今晚把四面的城門，用沙包封閉起來，去作長期抵抗哪！不過，現在貴營既然趕到，那可不同了……」

「那自然由咱們去担當一切，」營長把胸脯一拍，勇猛地回答道。「媽的！怕那些匪徒們是哪吒轉劫，是孫猴子下凡，也難逃過咱們佈下的天羅地網呀！不過……但是……」營頭底油黑臉，陡然轉爲嚴肅而且煩難了，把頭移近縣長，嘴巴緊挨着縣長底耳朵，悄悄私語起來——

「……………」

縣長當卽皺着眉毛，搖着頭，說：

「這……這……這縣力是個三等縣，實在太窮了，太……」

「呸——你們這班文官，祇曉得躲在衙門裏說風涼話，其實，你們搜刮的手段，比起咱們這『銃裏銃氣』的丘八，還要精明十倍呀！況且，羊毛出在羊身上，難道破費了你們當縣長的，當紳士們的一文銅皮嗎？」

營長發了肝火，一股腦兒挺立起來，兩隻手威嚇地插着腰。

縣長底臉色更加晶黃了，惶恐地爬下炕牀來，用着壯胆的大聲，對商會長跟

區長吼道：

「趕快去籌齊這多，」他張開五根指頭一揮。「少了，營長說難得負起這天大的責任！因為士兵們三個月沒開餉了，怕人齊心不齊！」

「五……五百塊嗎……」商會長跟區長同時搶問道。

「哼——」縣長異樣地歪着臉一笑，更加大聲吼道。「五千塊哪！」

商會長呆呆地把舌頭一伸，失神落魄地站起來，同區長一道兒走了。

「呃呃，王營副！」營長像一隻喜鵲，跳到我底面前，用勁搖着我底肩膀，說：「現在，是可以請你老兄上城外去佈置一下的時候了！」

我當即跑出去，率領了各連連城，開始從城東的文筆峯高地起，中間通過城北的教場嶺，直達城西的石崗嶺，約莫五里長，成半圓形地配備了步哨綫。那一條

河流，作了城南天然的屏障。而且豫匪是由東北角朝西流竄的，我判斷城南一帶，絕對不會受到威脅。

#### 四

豫匪流竄的速率，是遲緩而且沉着。直到第二天午前十點一刻，才發現他們底騎探，在縣城東北角五六里遠的林家莊一帶出沒着。昨夜，他們顯然是很安穩地宿過營了。

縣城附近的老百姓們，「牽索不斷」地朝城裏來「躲反」了。那倉惶哭喊的神情，真是無法形容啊！

我們佔領的陣地，是居高臨下，可以俯視前方的開闊地帶。若豫匪不迴避到十里外的張郎山去流走，我們是很可以迎頭作有效的射擊的。何況我們底任務，是在防禦，而不是在攻擊或追擊，那簡直佔盡了戰術上任何的優點。

我代營長分配了兵力，用一連作預備隊，其餘三連沿昨夜的步哨綫散開，組成了縣密的「火網」。我們用不着費力去挖築戰壕，那文筆峯高地底起伏的稜綫，那教場嶺底許多陡立的土邱，那石崗嶺底鱗峒的岩石，都可以掩蔽我們底身體。同時牠們那蒼黃的顏色，更可以保護我們移動的踪跡。

樹葉早就落光了，秋底光陽是爽朗的。我們底散兵綫，毫無障礙地一望無餘。在連絡和指揮上，真是靈便極了。

我騎着馬往來巡閱着，檢查着。右手底食指，扣好駁壳鎗底扳機，準備隨時可以扣動，射出子彈，去制止士兵們底搖動。

但我們底營長，却遠呆在離散兵綫五百米達以外的後方的一座大廳里，同副官書記們在談天。不過，他也不時打發傳令兵來轉述他底「指揮」要我勿論如何，不得命令士兵們越過原有的陣地一步。

豫匪底騎探，像流星似的，馳近我們底正前方了。他們列成骰子上梅花五的

形式，飛快地活動着，意在替他們底本隊搜索前進的道路，有無什麼阻力。其間有一個騎着黑馬，頭戴一頂尖草帽的傢伙，胆量是那樣的！他不時逼近我們，使得他那腰間緊纏的一根白綢帶底繃縫，也可以明確地看見。

「砰——」我們底散兵綫上，忽然有人朝他放了一鎗。聲音響脆而且拖長，沖激着十里以外張郎山，送來了一聲飄蕩的回應。

「砰——」那傢伙迅即把上半身平伏在馬背上，也朝我們這邊放了一鎗。然後鞭策着黑馬，滑開去了。

那馬是奔馳得很快，牠豎平尾巴，伸直頸子，四隻蹄子像梭子似的躍動着，遠遠去，成爲一綫翹翔的黑影。

這之後，他們底主力竄來了。走在先頭的，盡是些騎了馬的，相當于正式軍隊底尖兵。其後是本隊，再後是彷彿一羣羊似的，黑壓壓地的徒手，在蹣跚地移動着。顯然那是被綁架去的肉票。他們行列底兩邊，隱約可見幾個彈壓的匪徒，在空中

揮動白亮亮地的長矛。

這樣大胆的匪徒，旁若無人地從我們底眼前滑過，激起了一陣好戰的細胞，在我底血管裏跳盪起來。我憤憤地命令散兵綫上的士兵，開始射擊。

「砰……：砰……：砰……：……：砰……：……：」

大概這頗抵觸營長底本意，他又打發傳令兵跑來，對我轉達命令：

「即刻停止射擊。」

我被那難忍的氣惱，逼迫着朝後方跑去質問營長。

「老兄！」營長刁滑地笑着，回答我，「要知道咱們這次的任務是防禦，不是攻擊呀！」

「固然，」我這。「我們這次的任務是防禦，但若不致于冒失和危險的條件下，我們未嘗不可以轉變為攻擊，去消滅敵人！」

「呃，難道你不知道後面有四個師負了專責的嗎？咱們何必那樣去逞能呢？」

「營長眯着左眼皮，說。」

「這並不是『逞能』的問題！」我冒了火，提高聲音，責備他。「我們底一切行動，是爲了地方，爲了人民！」

他也冒了火，死板着油黑臉，像一個嚴厲的老師，對於悟性遲鈍的小學生，教訓道：

「老實對你講，對於匪，咱們是不能像去年打奉系那樣拚命的……老兄！你以爲後面那跟踪追去的四個師，全都是些『肉頭貨』嗎？……我跟你打賭，包管他們要在匪去後的第三天，才能趕到這兒來的。這……這中間沒有別的什麼大道理，就是——他得意而且驕傲地把拳頭一揮，加強了語勢。「多在外面打一個月匪，他們可以除了正規的薪俸之外，再拿一筆特別費；而且……自然……經過各縣時，又可……這個……這個……嚇嚇……」

我是向來有一種固執的成見的。我以爲人與人之間，還值得需要一種謙遜

的遮掩物，像外交官祇禮服，藏蓋着各自陰私的心。

現在，這位營長底談話，是如此野蠻的赤裸，觸犯了我，使我變成一個讀熟了夜書，忽然聽說老師放假的學生那樣無用了。

「啊！」營長打斷了我底戰敗的懊惱，說：「咱們一道兒上前綫去巡視巡視吧？」

我無言而且機械地跟着他走。

他似乎洞悉了我底心情，聳了聳肩膀，換作非常誠懇的口氣說：

「瞎！王營副……要知道……世界上的事，哪裏有許多真的呢？……不過，嚇大家捏着鼻子哄眼睛而已哪！……兄弟我……今年四十歲了，不敢對你老兄誇海口，總覺得……總以為……多比你老兄看見過一些世面哪！……」

當我跟營長走到散兵綫上巡視的時候，從那清澄而且和平的空氣裏，看見在五里遠的前方的豫匪，快要通過完了。僅有最後一列約莫兩百匹馱着重壓的

賊物的騾子，遲笨地蠕動着。

營長對他們睨視了許久，有味地砸着舌頭，一面似想從勤務兵李金標底手裏接過白郎靈手鎗，一面對我匆匆地說：

「喂，王營副！請你趕快下命令，叫各連的弟兄朝天放一排鎗！」

「碰通……」

那三百桿步鎗同時放射的聲音，像霹靂的雷鳴，震撼着地上的一切。就是那高懸在天空的太陽，也晃動了一下，好像會要跌落似的。

前方的匪徒們，並沒有回一響鎗，祇是加快趨逐載重的騾子前進。

營長失望地用手摸着後腦，怒吼道：

「媽的個比……他們太不懂味兒了……他們瞧不起老子，不賣老子底賬呀……砰——」他轉眼督促我，王營副叫弟兄們瞄準那列黑騾子，快放……」

這下，鎗聲真的熱鬧起來了。同時，前方的匪徒們，也對準我們底陣地回擊了。

但營長一發覺匪向回擊的彈着點，正確地「命中」在我們底散兵綫上，碰起了一陣陣的灰塵，他就趕快翻身跑開，在三十米達後，找着了一堆突起的土邱，將頭伏去，而屁股却顧不及了似的格外蹶高起來。

這時，頭邊的鎗聲更加緊密，更加混亂。我那好戰的激情，又猛地地抬起頭來。我將食指無間斷地扣住駁壳鎗底板機，使它一下子連連放出十顆子彈，發出悅耳的響叫——

「碰碰碰碰……」

不久，前方黑騾子底影子消失了，陣地上又恢復和平而且清澄的空氣。

我轉身去找營長，走到這突起的土邱下，忽然發現營長僵直地俯躺在一灘殷紅的血泊裏。我驚呼道：

「唔喲！營長帶綵了？」

我緊張地去把他翻過面來，就看見他底額角，有一個銅板的大紅洞；他底翻

大的鼻子，站結着血泥底淤漿。他底眼睛微睜着，似乎還在頑強他眷戀着什麼。

他是死了！

「未必天上會有敵人，朝他底後腦窩射擊嗎……他底頭，原是伏在那堆土  
坯底腳下的呀……」我非常奇怪，不解。

直到晚上，趙副官哭喪着臉，跟我說：

「營長底勤務兵——李金標那小子……開小差了！而且……還拐走了……  
……營長那隻白郎靈子槍哩……」

我才豁然大悟。

一九三六，五月，上海。

一個含笑的死

黎明是直病到發過了幾次昏迷之後，才被管理科准許抬到「病監」里來的，而且是在等不及天亮的夜晚兩點一刻的時候。

他是這樣的一種人性質特別熱烈，急躁，有時對於一些觀察，幾乎固執得要命！伙伴們給他起了一個渾號——「吉訶德先生」並不是無故的。

一九二七年下季，時代底浪潮轉向逆流，把人們從「合股公司」底舞台上，無情地摔下來投進監獄，用一副八斤重的堅實的鐵鐐，報酬那班過去拚命的効勞者，在日省，我們底「吉訶德先生」黎明，就是其中的一位。

長期幽禁的生活，使他在里面看見由外面絡繹不絕地進來許多同難者，一個，兩個，三個……直到四百好幾十個！而歲月也像一條陰沉的河水，笨笨地，却也匆匆地流過了四年的歷程。

從進獄的第一天起，他底性格，就爲了生活過份地被壓制，被剝奪，迅速轉化成暴躁的了，雖說他以前在外面的時候，是多末樣的沉默和溫和啊！他對於這裏面的觀察，常常不怕煩雜地一個一個告訴那些後來者說：

「呃，朋友，這是一個最尖銳的，最前線的場合呀……如果你要把它看作一個休養的境地，那就是一件不可饒恕的錯誤……所以……朋友……我們要鬥爭，要……要……！」

對外面的觀察呢，他是從來沒有打算到那時代底齒輪，還得走許多不必要的枉道的。他總是這樣決定地說：

「已經到了突變底前夜……我們將馬上失去鎖鏈，獲得自由和解放……不過，我們在這裏面也應該用戰鬥的精神去助一股勁兒，絕對不應該坐著等待啊……！」

這自信，他不光對伙伴們宣讀，而且對那些每天來放飯的普通犯人們也照

樣宣讀。那些普通犯人們常會瞪著驚訝素樸的大眼，很柔順地給他答覆道：

「是的，先生……我們馬上就要從這里跑到大地上去……是的，馬上……」

先生這並不是您第一次才告訴我們的哩……」

假設伙們有時偶然嘆息一下，說時代底齒輪走得太遲慢，黑夜底網罟壓得太長久，他就會瞪眼給你來一頓嚴格的批評——

「什麼……你懊悔……你動搖……況且，你不應該全讓蘋果熟了，自然地掉在你底口里呀……」

然而，時代艱苦迂迴的程序，並沒有照他那天真情熱的推斷，得到「馬上」降臨。於是，他底性子的脾氣，就逐漸發展到瘋狂的程度了！他底頭髮，很快地變成花白而且脫落了。眼睛變得眯小，滯澀，失去了光輝。臉龐也瘦黃得像「七老八十歲」的人，雖說他底年齡還正在人生底旺盛期——二十六歲——啊！

尤其近幾個月來，他差不多夜夜失眠，每當半夜三更，就可以聽見他用拳槓

憤地捶打牆壁的聲音。但是一到白天里，他却精神激亢得很，常常爲了一點粟米大的問題，和同房的伙伴爭吵起來，有時簡直動手打架。但伙伴們總是諒解他的，愛惜他的，甚至不回手地讓他在背脊上打那末兩三個拳頭，事後含笑地接受他底賠罪——「自認錯誤！」

最近，自從這班不幸者們偷偷地知道了一點兒外面的情形以後，——那是說：中國北部爆發了空前的混戰，而南部的新興勢力澎漲了起來！——我們底「吉訶德先生」更是像「螞蟻掉在熱鍋里」，一刻也安靜不下來了。不消說，他底失眠症比以前更加厲害。每夜，他——等到伙伴們睡熟了，就獨自個兒悄悄地摸起來，跑到鐵窗底下，用他枯澀的，發火的眼睛，望著天上的星星癡笑，而且細聲呢喃著：

「哈哈！……新時代已經快降臨了！……但是，他們爲什麼不一下子就飛到這里來呢？……難道他們忘記了理們這幾百個人底受難嗎？……嘻嘻！……」

「睡啊，黎明……怎樣，你又呆在那里自言自語嗎……呢，朋友！老這樣是不行的啊！……你應該多多睡點兒覺，保養保養你底原氣！……」同難的伙伴們偶然被他驚醒了，這樣對他說。

「呸——你們祇管睡你們的吧！……我呢，必須多費點兒思索……哼，你們該是多未冷淡呀！……」他憤憤而且自負地回答，依然把謎細的眼睛緊挨在鐵窗格子上，遙向著星星映動，微笑。

現在，他對監獄當局的態度，真是「不客氣」了。比方那天在「放風」的時候，他碰到典獄長走來巡視，就對典獄長突然威嚇一切似的揮著手，一聲咆哮道：

「打倒……剋扣囚糧……曉得嗎快了……算總賬！」

雖然那次典獄長破例地沒有命令看守拖他去「猴子觀燈」，祇輕輕眯了幾下陰鬱氣質的眼皮，帶著狡猾的笑意申斥了他：

「神經病……不過……也說不定……或者這位「同志」是故意裝瘋裝傻

地來進行宣傳哩……」

他底精神生活，長此過份的激憤和衝動，於是，他就由神經衰弱，失眠，吐血，長燒不褪，終於病倒了！他病倒後，依照獄方底規則，應該即刻送他到「病監」里去養病的。但典獄長始終懷疑他是裝模做樣，特意想到「病監」里去宣傳普通犯人，——因為政治犯與普通犯是分開監房住的，祇有在「病監」才能有接觸的機會。——直到他病到了昏迷的程度，才准許抬到「病監」里來。

## 二

「病監」並不是一所什麼了不起的養病院，不過是一間劃給病了的犯人們住的牢房而已。每間長方約五步，里面擺設著三張生了根的，像輪船上統艙舖位似的木牀。牆壁上永遠留著臭蟲血底斑駁的痕跡，以及用鉛筆塗寫的一些過去將生命完全消磨掉了的犯人們懷戀著世界，自由，陽光，家庭的斷句和遺言。除

了。在門上挖有一個碗口大的「小門」，牆壁上連通氣孔也沒有的。每當房門緊閉的時候，這里面的空氣就格外陰沉而且淒涼，給犯人們以坟墓底感覺，而且從病人們便溺的馬桶里，散發一陣陣互相感染的毒菌，和窒息欲嘔的惡臭！

黎明送來後，被看守派在第三號小房子里。這里面原來住著兩個病人——一個是劉一平，青年的中學生；另一個是被伙伴們戲呼爲「伯伯」的老農人陳祥，都是黎明底老難友。

秋底深夜，黑漆漆地把這所小房子籠罩著。不時有一點兒微風，掃過院子里那棵老桐樹，就帶來了一陣唿唿的呻吟。那聲音，好像一個衰老無依的老婦人，在被一切人所遺忘而且拋棄的荒野里，悄悄地哭訴著她底運命和悲哀！

從房門上那個碗口大的圓洞，投進一縷昏黃的燈光，落在黎明底臉上，把他底顏色顯得格外的慘白和消瘦。他那高聳的額骨，也顯得格外的孤零。窪陷的臉

●「小門」是整門上一個圓洞上的掩木，晝閉夜開。

膠，繪描著兩塊黑壓的陰影。他底溫度極高，乾燥的眼睛燒得通紅。蓬長的頭髮，蓋住了他那寬朗的額角。

從他送來以後，那個害傷風病的陳祥「伯伯」就掙扎著起來照顧他，不斷小心翼翼地用那粗糙短壯的指頭去摸探他底額角上的溫度，搖頭嘆息道：

「天啊！他該可以度過今夜的吧……噓……他過去思索得太過度了……」

我……我早先勸過他多少次，光著急有什麼用處呢……噓噓……要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呀……」

「我們底生命，簡直像一根碰不著雨露的艸芥，慢慢地乾死了……媽的，這真叫作零碎地抽你底筋，剮你底皮哪……」劉一平在黑暗里閃著發赤色的星點的眼睛，詛咒著他被長期的瘧疾所纏繞，非常容易生氣。

「呃，一平兄弟……你……你去牀上睡一會兒吧。現在這夜風很尖利，受了涼……不是好玩的。你那病……你那病也……噓……我這把老骨頭到底硬朗

些……再說，我又已經褻了燒，精方還勉強對付對付，讓我一個人來照護黎明好  
囉……」

陳祥捉著劉一平的胳膊，想推劉一平到牀上去躺下。他底沙啞的聲音里，充滿了當父親的人們底親暱和慈愛。

「不！」劉一平底頭一昂，胳膊一縮，說，「誰還有閒心思去睡覺呀……這……」他又挨近黎明站著，輕輕地去摸黎明的額角。

忽然，黎明底週身，起了一陣強烈的痙攣，甚至於連他底下顎和鼻子也波動及了，好像在「轉筋」。他底呼吸梗塞著，急促而且微弱。他底啞白的嘴唇痛苦地張大了。

「噫……天啊……」陳祥「伯伯」像被人摔在冰窖里，牙齒發著格格格的寒戰，亮閃的眼淚，已經掛在了他底額角。

劉一平更加失神落魄地焦灼着，一時站起來在房子里來回地打回轉，一時

面對着黎明站住，把兩手無助地搓擦著，揮動著。

「啊！——我們必須趕快叫看守去找醫生來……」劉一平突然發喊似的說。「但是……誰知道他不能夠多挨一個時辰呢……噫，我底媽呀……」

陳祥「伯伯」也突然想起了那被恐怖所擠跑了的找醫生的念頭，趕快跑到門邊扣彈「小門」上的鐵搭子，但他又轉過頭來對劉一平望了一下，遲疑地問道：

「恐怕難得找醫生來吧……他媽的，一到晚上，他們照例是不肯給犯人看病的……這時候，說不定他們都在公館里睡死了哪，你說……」

「不管」劉一平憤憤地回答。「把『小門』給他敲爛了，也得要看守去找醫生來……哼，我們不能白白睜著眼睛……看住我們底伙伴死呀……」末一句，差不多是帶著哭音。

「嗒嗒……嗒嗒嗒嗒……」

陳祥「伯伯」把「小門」上的鐵搭子敲了許久才聽到門外值班的那個高個兒看守懶懶散散地移動著脚步，同時又聽到他那幾句照常是不耐煩的，像害淋症的人底拖長沉悶的聲音，拋了過來——

「什麼鳥事，喂！——半夜三更……幹嗎敲得亂響……媽的是鬼摸了你底後腦殼嗎……」

「唉，先生！真對不起得很……您看，今夜送來的這個病人，很危險，恐怕要……所以煩您到醫務所去請醫生來瞧一瞧……」陳祥「伯伯」和和氣氣地說。

「請醫生」辦不到……咳……這是什麼時候了……你在做夢嗎……」

高個兒看守在門外用手揉擦著紅腫黏結的眼睛，毫無所感應地回答，而且連連張開翻厚的嘴巴，朝門洞里打著烟氣薰人的大呵欠。

「是的，先生……我也曉得現在是半夜三更了，但是……我們底朋友確實病得快死了，不能不例外地麻煩您先生一次啊……」陳祥「伯伯」把身子一

閃意在讓看守從門洞里察看一下，證明他絕對不是「無理要求」。

然而，看守却泰然自若地把頭一搖，不屑來望一眼。

這時，劉一平再也按捺不住了，怒火，擠在「小門」邊，眼睛恨恨地直釘著看守，質問道：

「我跟你說：病人要死了，你還不應該去找醫生嗎？……你，你底良心……給野狗啃光了嗎？你……」

「呸！——你這混蛋……你說的什麼……『死』……」高個兒看守特別加重了語氣，「死？……哼哼！……活該！……于我鳥事！……死了不過是該監獄倒霉，多化八串錢的『挖壳子』●費……我告訴你劉一平！……你要放懂事一點兒……哼哼，好小子……」他大發了雷霆，捲著袖子，揮著手，若在白天里，沒有這門阻隔者，而且落了鎖，他准會拉出劉一平，給他一頓臭耳光。

●「挖壳子」是一種用四塊薄木板釘成的棺材。

「沒有一點兒責任嗎……落……」

「閉住你底狗嘴……老實對你說就是他死了，也得等到天亮，開了盞以後再講……你懂嗎……你這混蛋小子，憑什麼狠氣來教訓我……」

劉一平又吵嚷了許多，但是終於沒有辦法。

那位高個兒看守先生，早就從從容容地躍開，倒在座位上打盹去了。

### 三

天亮了，門洞上開始透露著晨光，院子里黃葉紛飛的老桐樹上，有一隻不祥的老鴿，在翹著黑尾巴哇哇地啼叫。

黎明底病，好像跟這天候相同，這時也漸漸蘇甦轉來，清醒轉來了。

他底感覺，在許久的昏迷後，從遙遠的渺茫里飄了回來，開始睜開枯澀而且窪陷的眼睛呻吟起來。他還能用一絲兒苦味的笑，去回答劉一平和陳祥「伯伯

「對他底耽心和煩擾。」

「黎明……你現在覺得輕爽一些嗎……」劉一平抓住他底手，問。

「啊……是的，清爽一點兒了。我……」平……我是什麼時候送到這里來的……有許久了嗎……」黎明喘息地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唉……可憐的人啊……你是昨晚兩點多鐘送來的……天哪，你昨晚真把我和陳「伯伯」都駭壞了！不過，你現在已經恢復了元氣，你底危險的頂點總算平安地度過去了……」

陳祥「伯伯」坐在黎明底脚頭，欣喜地點著頭。從他油黑的，打皺的柿餅臉上，浮泛著溫暖的笑意。他那充滿了紅絲，標誌著勞苦生活底烙印的眼睛，閃射著慈愛的光輝。同時，他用那多毛的，掌心里起著粗厚的繭皮的手，去有趣地撫摸黎明底脚。

「喔唷……我是昨晚才來嗎……」曙，我自己彷彿在什麼地方逛盪了好幾

年，全身感到說不出來的勞倦哩！……並且……」黎明思索似的用手撫摸著尖瘦透黃的鼻尖，稍微加大了聲音說：「啊！我恍恍惚惚又看見過從前那光明的景象，我……我好像又曾經飛到了……從前那公開……做過事的地方，你們看，……人一病，腦筋就像沙漠一樣……一點含蓄力量也沒有了！」

他想起昨晚一切的幻覺，從他青黃凸露的額骨上，薄薄地湧出了兩朵易於激憤的紅暈。

「啊……」旁邊兩個伙伴同時驚訝了一聲。

他停頓了一會兒，換了口氣，繼續說道：

「是的，朋友們……我確實記得很清楚……但是，唔……由你們說……那末，我們將來的……那末……還得許久許久嗎……？唔！難道我……就會這樣病死去……不能夠……親眼看到它……它嗎……？唔！……照道理說，那……那是不可能的啊……並且，現在的高潮……高潮……哦——」他廢力地輾轉著。

頭，從被子里伸出骨稜筋露的小手抓動著。「一平……請你給我一口水喝。哦！——這星的情形怎樣？……普通犯人們對於我們怎樣……」

劉一平把一杯開水端給了他，他才住了口。喝水的時候，他底牙齒在碗邊上顫動得吱吱喳喳地響，而且他底嘴唇失去了收縮的能力，從兩角漏流著水注。

「對哪，黎明……現在……當然……高潮已經到來了……將來的那天，你一定是可以看到的……並且，你底病很快就要痊愈了！不過，你應該把心平靜下，養病，切不要東想西想的哦，——對！我們趕緊去催看守找醫生來給你瞧病。」

陳祥「伯伯」一面安慰黎明，一面向劉一平使眼色，叫他不要再和黎明談話，好讓黎明多休息一會兒。

可是，黎明依然在喃喃絮語着，而且從發白的，弧形的嘴唇角上，不時悄悄地湧出一個懷念深遠的笑痕，那笑痕，就像從一堆頹廢的瓦罅里鑽出來的一朵可憐而又可愛的小小的，弧零零的紅花。

等到上午十點一刻，監獄的醫生——張老頭子才走來給黎明診病。

張老頭子並不是像外面那班生得圓滾白胖的「大夫」。他已經七十多歲了。據說他在滿清時代，當過臬台衙門裏的差役。但是老天爺賦予他了一種超凡的聰明，他能不學自通地對病人們使用「甘艸大黃」！翻民國以來，他就做了這監獄底醫生。不過，人們祇要一看他那鬚髮皆白的，老態龍鍾的神氣，以及他那彎曲得要去和地面私語的僵僵的身軀，很可以勸他告老還鄉，去享點兒孫福。然而他却還要穿上一套青中山裝，外戴一頂釘有黨徽的「撮撮帽」，表示他頗有幾分不服老的勇氣。他每年對人們都是這樣說：

「我今年……才五十九哪……六十歲還差一點點兒哩……」

他有一次給女監裏一個青年的女犯人瞧病，那女犯人忘形地稱呼了一聲：「恁老先生」，他就像被她挖了祖坟似的難過，質問她：

「『老……老……老先生！……你嫌我『老』嗎……？」

這之外，他極高興，犯人們稱呼他是「醫官」，討厭稱呼他是「醫生」，雖說他底薪俸祇有一個上等看守的那末多。

這老人走到了黎明底牀前，照例診斷之前，先吐出一點液沫在他底兩個巴掌心裏，然後開始摩擦起來。摩擦夠了，就舉到雪白的睫毛上去揉。據他說，這樣可以使他底昏花的眼力加上一層光明。

「是……什……麼……病……小……伙……計……」老人用指頭按住黎明底腕脈，大聲一個字一個字地問。因為他底耳朵是半聾，他遂斷定一切人底耳朵也和他一樣，非得大聲喝叫不可。

「我……過去……長期失眠……現在……長燒不腿……心發慌……頭發昏……」黎明用了不能再大的聲音回答。

老人顯得聽覺很迷離，連連顫動雪白的長睫毛，更加大聲地問道：

「你說的是什麼呀……呢，是什麼呀……天哪，怎末祇看見你底嘴動……」

該不是……得了啞口瘋吧……」

「我……我……」黎明廢力地又說了一遍。

「但是……你不可以……再大一點兒聲氣嗎……」他茫然地陰着一線細的眼睛，緊蹙着黎明底嘴唇。

劉一平在旁邊不耐煩了，就把嘴唇去兜住老人底耳根，很很地把黎明底話重複了一遍。

老人即刻露出受了侮辱似的態度，連連用拐杖敲打地面，痛責道：

「不要這樣大聲大氣的……小伙計……你這簡直像半天裏的響雷……

我告訴你：不要當真把我當作聾子看待……哼！他底病，我不待問，祇消按一下脈就猜出來了……一定的，他底病是心氣不調……」老人把頭轉向黎明。一喂，你底病是心氣不調哪！……喂，你是不是老在想家……再者，你娶了老婆子沒有的……好……一定……一定……我給你開一副『天王補心丹』唔，對——再加

上一小包『壯精丸』……包你一劑斷病，二劑斷根……」

老人獨自矜持地嘮叨了一大篇，而且憑空嚶嚶地笑了起來，波動着那兩道向前伸射的長白的眉毛，然後才一顛一簸，走向門外去。

#### 四

張老醫生底萬靈丸丹，當然是不能減輕黎明底病症。

黎明底病，和一切得此病的犯人們一樣，祇有讓它自由發展到抽出最後的一口氣——死！

時間快到正午了，劉一平和陳祥「伯伯」坐在房角裏，在悄悄地交談着黎明變態的徵候。同時，把眼睛悵悵地投視着黎明那奄奄一息的慘狀。

「伙，多末可怕嘞……」劉一平用悶塞着的鼻音嘆息道。「我們底夥伴在這裏已經病死了三十多個了……媽的，這簡直是一座殺人不見血的閻羅殿……」

……」

「可不是！……我們成年關在小房子裏，看不見陽光，接觸不了新鮮的空氣，每天啃四個窩窩頭，病了，給我們不得超過三分錢丸藥吃！……就連那些普通犯人們出去做做工，活動活動血脈的機會也剝奪了，這……這……入他娘！『你不死……飛天？』……」陳祥「伯伯」緊咬着牙巴骨說。

「這位——」劉一平用食指不忍似的指着黎明：「……我看也是無望了，不過挨延時間罷了！……天哪，他是我們中間最熱烈的一個喲！……在這裏面，也是吃苦得最長久的一個喲！……」

這之間，黎明突然從昏迷裏大聲發噤道：

「啊！……自由！……今天！……」他斷斷續續地說了這末幾個不相連屬的字。隨即發生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長笑，像一隻鴟梟，在黑夜的森林裏啼叫的聲音。

劉一平和陳祥「伯伯」都駭呆了，兩個人底臉頰上，透過一陣陰冷的痠擊。

「媽……媽……」他又銳叫了一聲。他底眼角迸出了兩顆晶亮的淚水。同時，渾身痛苦地抽搐起來。

經過了許久，他才慢慢地緩和了。最後，他好像是睡着了，呼吸他較爲均勻。等他醒來，他底臉上的顏色，出乎意料之外地有了一點兒生氣。眼睛也潤澤了一些，靈活了一些。

這現象，就是病人接近死的廻先返照。可是，劉一平和陳祥「伯伯」却很欣慰，以爲黎明底病，已經有了轉機。

「唉……誰知道我底病……到底會怎樣呢……」黎明底精神亢奮着，說：「但是……這長期的失眠症……苦得我真難忍受啊……在我，覺得率性是死了……也比這不生不死的生活強……我是一個急性子的人，要就……准許我自由地生……否則……就痛痛快快地死……」他把頭轉向劉一平，問道：

「不過……呢，一平……這幾天有什麼新聞沒有……外面有沒有……」  
「條子」……『送』進來呀……那……發展……怎樣……」

劉一平和陳祥「伯伯」飛快而且躊躇地對視了一下，意思是：「要是把那個好消息告訴他了，是不是有好處呢？對於他底病，他底銳感。」

「一定的，他們有什麼事在瞞着我。」黎明尖起嘴，催促着說。

「不過，」劉一平回答道。「我們爲了你應該靜靜地養病，有許多很好的消息，不敢讓你知道……」

劉一平底口裏雖這裏說，其實心裏有一股毛刺火辣的情感在逼迫着他，慫恿着他，非得一口氣衝出那些歡喜的話不可。

「謝謝你們底好意，朋友們……」黎明孩子似的笑了一下。「但是我今天確是輕爽了不少啊……我……我祇要能是曉得外面的情況……那就安慰了……比吃二百副『天王補心丹』還強……呢，我請求你們切莫要……瞞住我啊！」

……」

他又抓住劉一平底手搖着，催促着。

劉一平完全忽視了陳祥，伯伯在旁邊眼制止的暗示，情不自主地伸手到內衣裏摸出一張被許多的手所愛撫過，而致皺摺欲破的小小的紙條，送在他迸射着火花的眼前，興奮地唸出了幾條新鮮而有生命力的消息——

「……………」

「啊……」黎明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破口驚叫道。「什麼……什麼……又勝利了……」

「是的……是的……又……」陳祥，伯伯也顧不及了剛才還在制止劉一平，暗示劉一平的那老練，迷醉地答覆着。

「哈哈……盪盪……已經……拿下了……這真好……那末……我們既然有了一個……正式的都會……當然比以前……又是一番新氣象了……哈

哈！……我真有點兒嫉妬他們……他們現在真像一羣『天之驕子』……在太陽下……在街道上……自自由由地挺胸闊步呀……哈哈哈哈哈！」

在這一剎那間，黎明差不多用盡了生命底全力，反覆叫喊着，驚笑着。同時又一骨碌兒挺坐了起來——這簡直不知道從何處給他帶來了一股氣力，使他能夠坐了起來——他把兩隻戰戰兢兢地的手擁抱似的伸出，兩邊窪陷而且慘白的臉頰上泛出了歡狂的紅霞，眼眶內開始湧出了溶解靈魂的淚水……

「啊！……萬歲！……」他又叫喊了一聲。可是他底腦筋，紧接着突發了一陣麻木而且刺痛的感覺。一切的細胞，緊縮着，暴跳着。顯然他底神經系，已像一根脆弱琴絃，經不起彈弓猛烈的拉動。於是炸裂了，粉碎了……頃刻間，他底眼前猛然一黑，整個的宇宙像鴻毛似的飄浮起來……他倒了下去……

「唉呀！……唉呀！……是我……催促了……他底死……」劉一平懊惱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膛，號跳起來。

「天啊……天啊……這太殘忍了……爲什麼不死我們這些……老……老骨頭呢……」陳祥「伯伯」彎身下去，抱住黎明底頭，傷心絕望地哭泣着，撲撲簌簌的眼淚，滾流在黎明慘白的臉上。

黎明底尖削的下顎，又劇烈地抽搐了一陣，鼻子猛一歪斜，頭部驚人的縮小起來，全然顯露着嶙峋的骨骼……於是，他永別了他底兩個伙伴，走入永久的安息……

然而，他給那兩個伙伴留下了一個難忘的印象，就是他死後直到被人抬進「挖壳子」裏去的時候，在他底堅實自信的嘴角邊，永遠含着一縷頑強的，驚喜的微笑。

那微笑，似乎安詳地說明了他底生命底一切和究竟！

活  
搖  
活  
動

五月裏的火燄一般的太陽，掛在葛伊村背後繁密的竹梢上。一股強烈的光輝，從那裏朝西斜射到烏杜加夫村底台青叔這間跟他同樣快到衰老的「三合頭」底屋頂上，將插着的一把新製的旗子，鮮明地照耀得在半空裏飄搖着。

旗子看去雖是嫌小，但它底顏色在微風裏捲蕩而且閃射，比起村後那雙口湖底波紋，也並不減色。而且，它像火鷄似的在人們底眼裏脹大了，浮誇着唯我獨尊的氣概。

村人們一看見這把旗子，都會含笑地聯想到台青叔跟他底妻——彌埃孀娘那次小小的口舌。

彌埃孀娘是個全烏杜加夫村裏頂慳吝的老婦人。當台青叔在一月以前，從基可鎮用他底魚划子偷偷地載着鄂里區游動指揮揚蒂溜過「綠軍」底防線，達

到了這裏的時候，恰巧碰到葛伊村附近所屬的鄉府開成立大會，由於揚蒂底提議，他以五十開外的老角色，當選了主持人。於是，他笑嘻嘻地撚着鬍髭走回家去，用平常還沒曾有過的威風，非常丈夫氣地對彌埃嬭娘吩咐道：

「喂——聽到嗎？趕快去縫一把旗子，要跟威龍鎮區裏的那樣。」

「你這老鬼，你這老鬼！」彌埃嬭娘老是一抹三跳的脾氣，從來說不慣輕言細語，一開口就像吵架。「旗子？——隨你底便，我是沒有布去縫它的。」

「拿幾個錢去鎮上買幾尺布囉！你……你這老刻薄鬼！你……」台青叔幾乎冒起火來。「難道現在還想積錢去買田置地嗎？況且……錢也不是你底命！」

「你說得多末容易……」拿幾個錢去鎮上買幾尺布！你曉得我荷包裏連一個刮痧皮子也沒有了嗎？鎮上那些壞蛋們，一見我提了幾串魚去趕集，他們就嬉皮笑臉地說一聲：『主席太太底魚難道還要賣錢的嗎？要錢？——假格門，

● 是賊妻的一種代名詞。

「打倒！」於是給我拿跑得個一乾二淨！這……這都是你當了這什麼屁職務，弄得我如今的魚也換不到錢了！」

彌埃嬖娘憤憤不平地及駁着，這隻朝天的獅子鼻孔連連噴着氣。

「哈哈……」想到人們對於他底妻這樣頑皮，台青叔笑了笑，說：

「很對——主席太太底魚是不該賣錢的！很對——先從我公起走！好吧，由他們去橫直魚是從湖裏撈起來的，有什麼了不得再說，將來打到了省城，成了功的話，哪不是我們底？真是……包你要什麼有什麼，啊——好，讓我來打開箱子找一找，看有沒有一塊現成的布……」

於是，他把彌埃嬖娘還是卅年前陪嫁的那口箱子打開來，翻來覆去，才發現了一條萬年紅的包袱。

然而，爲了這事，彌埃嬖娘跟台青叔一連吵了三天嘴，說不該把她這條好包袱拿去掛在屋頂上，被風吹雨打，毀了它底上好的顏色。

村裏幾個年輕班子曉得了這件事，都故意逗着她生氣。尤其是科連多跟麻子金斯基，常常裝着正經而且懊喪的神氣說：

「瞎！大嬖娘……那真是多好看的一條萬年紅的料子啊！瞎，可惜掛在那裏了！您老人家不心痛嗎？」

「呃，可不是！這都是那個老背時貨想出來的新法子。不過，瞎，我也老了，過不幾天就要歸黃土的！橫直我也沒有大的兒，小的女，連我那個獨種兒子，已經被綠軍打死了，叫我把這些東西遺留給哪個呢？我想穿了，隨他去，就是他把底褲子脫下來去送人，我也不管他了！」

彌埃嬖娘說時，長聲地嘆着氣。

現在，旗子掛在屋脊上，在薰薰的南風裏飄揚，對將碧釉釉的天，火似的太陽，像一個紅衣仙女，翩翩地跳着舞……

時間已到正午了，村子裏是靜悄悄地，人們在這天氣清朗的日子，都是不願

呆在家裏的。不是跑到威龍鎮上，圍着區府大叫大嚷，就是站在葛伊村鄉府底禾場上，盡情地歌笑着。

祇有科連多跟麻子金斯基今天沒有離開村子。他們在北頭弗爾三爺大門外面那叢柳樹底太陰下，橫七豎八地躺着的，把眼睛貪饒地望着兩匹剛從田主手裏拉來的大黃牯。

這兩匹大黃牯不知道換了新主人，成了村子裏貧農團底公牛，牠們用無所動心的懶散的神氣，捲搖着烏蛇似的長尾巴，在樹陰下吃稻草，不時昂頭叫吼着——

「母………嘆………」

金斯基是個廿五六歲的青年，他從前是種多伐老爺家裏的田。兩星期前，多伐老爺跟綠軍逃走了，九石好高田歸了他。爲了這事，他臉上的圓大的麻疤都喜紅了。他改變了從前老是板起苦臉做活的習慣，常常像挖得了一罐子黃金似的。

欣喜着，成天嘮叨道：

「我老早就在想：這幾畝好水田總有一天要歸我的。嘻，我該是費了多少年的精力在那上面啊！簡直每一粒土，都被我練得稀滾爛熟了，你祇消把一把棒槌插進去，包你第二天就會發青的。這真是像搖錢樹一般的好產業。從前，我是夢想能積下四五百塊錢，有機會買下它。可是，媽的……錢跟我老子總是冤家仇人，死也不肯對我伸出手來。然而，現在……赫赫×××給了我，謝天謝地，一錢不化！所以囉，哪個人沒有天良……哼，不管×××跑到哪裏，我都是要跟着去擁他的護的，就是跑到五湖四海，我也跟着去！」

不過他田是有了，却還有一門恨事，就是缺少一匹耕牛。從前耕田的時候，他須化三串錢向多伐老爺那裏去借用。恰好，×××幫他解決了這個難題，昨天給村裏撥下了兩匹又肥又大的黃牯。

今天，他自告奮勇地來照料牠們，比照料娘老子還肯細心。他一時牽牠們到

堤坡下啃青草，一時牽牠們到雙口湖喝清水。他像怕牠們得了什麼熱症，又把牠們牽到樹陰下繫着。而且，他還兩次三番用枝條給牠們驅逐那釘在肚皮上的蚊子。

「呃，科連多老弟！這兩匹黃牯該是多末結壯呀！」他把頭枕在拱出的樹根上，一手遮着從葉縫裏露下來的晃眼的陽光，一手指着牛們。「那匹金黃色的，現在還祇四個牙，那匹花黃色的呢，四個半！」

「但是，我總沒有福氣請他幫我做點什麼！」科連多用着惋惜而也矜持的口吻回答。「我……抱起媽人的……生來就是做長活的八字！」說完，他順手摸了一根晶黃的稻草，放在他那齜白的齒間咬嚼着。

是的，科連多是烏杜加夫村底一個僱工，他無家無室，全憑一手好氣力換飯吃。人們祇要一看他這黑鐵似的長方臉，繃緊而多稜線的肌肉充滯的兩隻胳膊，

● 是指已有四歲。

膊，就可判斷他是一個跟門斗釘一般強硬的傢伙。

「也不是這樣說法，伙計現在……」金斯基麻子費力解釋道。「現在……呢，伙計！一有飯吃，都有飯吃哪……做長活也還不是一個樣！並且，聽說集子上你們那個僱農工會，簡直跟政府一樣有權柄哩！伙計，你是在工會，比哪個不有面子些！」

科連多把齒間嚼爛了的稻草吐了出來，用手摺開藍布短褂底大襟，露出挺出而多毛的胸膛。他那洋溢着青春和剛直的圓大的眼睛，左右梭動，似乎心裏有什麼躊躇而爆發的事。一會兒，他把頭歪向金斯基，認真地問道：

「喂，麻子哥！這次台青叔當選了我們這鄉底領導者，你覺得怎樣你說……」  
麻子哥此刻的全心靈，已經沈醉在對黃牯的愛好里。了一經科連多這不意的一問，直使他摸頭不着腦了。」

「呃……」他迅速把視線從牛身上分開，謎似的盯住科連多底眼睛。「你

說什麼呀？」

「我說台青叔到底有什麼天大的本領，能夠當選呢？爲什麼……」科連多本意想說：

「爲什麼是他而不是我呢？」

但他憤憤地忍住翹起了烏黑放光的翻嘴巴。

「照我看……照我看……」麻子哥顯然沒有什麼成見，吱吱呀呀地說。「台青叔……那……或者……總之……比你我活的年紀都大哪！……唔，當然……實在……他不過是一個……耳根子太軟，三心二意的人……」

「還不光是這，麻子哥的話，」科連多帶着非常瞧不起台青叔的氣色。「他……不過跟我一樣——趕麵杖吹火，一竅不通！你看他能說會道，實在做起事來，一點主張也沒有的呀……」

科連多站了起來，把背脊靠住樹幹，特別用勁兒說了下去；

「並且……他有房子，有田，有耕牛，還有一隻船，他總比我們強，誰曉得他會幹出什麼爲大家的事呢？再說他底那個老婆——彌埃嬌娘，更是個老刻薄鬼！從前，她請我做短工的時候，飯也不願我吃夠數的！」

「嗯……嗯……老弟！照你這樣說，台青叔光景不行哪！但是……爲什麼那天開選舉大會，都把手舉起來贊他底成？」麻子哥用他底竹根旱煙管，開始吸着絲煙，說。

「是那個游動指揮底意思哪！其實，那是很錯誤的，他不能代替我們底主張呀！我們……對於這地方上的事，是他明瞭得多……不是我說句刻薄話，台青叔……他幾天不還在想買田置地呢？要不是情形變了，包他再過兩年……就變成田主的。再說，前天區裏發下的那健全鄉政底領導作用的紙頭，你看見過沒有？」

麻子哥覺得科連多對於台青叔底估量太過火了，他搖一搖頭，說：

「那也不見得，老弟！固然，他底家私雖比我們都強點，其實，也不過從地下滾到簾席上，高一篋片……況且，他底幾畝低田，雨水多的年程，一顆穀也收不回來，他全靠漁業事上撈幾個錢補貼家用……」

「我不跟你說，我不跟你說……」科連多忽然把眼睛一翻，露出純白的藐視的色調。「總之，不是我瞎吹牛皮，我們真比他那個……那個……」

他呢囉了許久，終於找不出一句恰好顯示着身份底優細的話。于是，他連連指着他底肩峯上的鵝包，忽迫地補加道：

「看——看，——哪看個的厚大些！——哼，——這是什麼假的！——」

金斯基也折服地點着頭，慢慢站起身來，用着對待女性的手，溫柔地撫摸那兩匹黃牯底耳朵，喃喃自語道：

「該是多末光溜呀，真像緞子似的嘻嘻！」同時裝出滑稽的歪臉，拍着牛底頸項，「喂！——怎樣，老爺們……現在，稻草也不吃了嗎……嘻嘻！一定的，一定的，

光吃青草，把嘴吃刁了……嘻嘻，好傢伙……」

這之間，村子後面有一隻黃釉的漁船，在那平坦而閃耀底鱗口湖底水面上朝這邊划了來。由于水面上反射的陽光，科連多跟金斯基看不清楚那是什麼人底船，祇微微地看見船頭像鴨子似的一鑽一揚，船上划槳的人底肩背起伏着。他們同時把手遮着眉際，眯着眼睛睜了過去。

「嘴，乖乖！一說曹操，曹操便到。看——那不是台青叔跟彌埃婦娘回來了嗎？」金斯基隨即用手兜着嘴巴，逼着聲浪朝那裏流去：

「喂——您倆回來了，鎮上有什麼新聞嗎？」

船上的人顯然聽不清楚，祇用手朝金斯基們揮了一把。

船靠近了岸，首先是那個矮胖的像一隻貓的彌埃婦娘從船上跳了下來，然後台青叔把船繫好在岸上，對金斯基們這邊走過來。

「哼，都變成散馬無籠頭了……」彌埃婦娘底尖高音，直震破這兩個年輕

人底耳膜。「你看，科連多跟金斯基這兩個狗養的，白天裏不去找點事情混混手，却躲在樹陰底下乘涼咧……伙計們！不要見怪，我請問你們一句——」她嘲笑地把頭一偏，顯出非常刻薄的臉相。「是幾時起……變成王孫公子的？哼，有這乘涼的工夫，爲什麼不去秧田裏扯草呢……」

台青叔在旁不置可否地默笑着，用手扯他那嘴發亮的刺蝟般的黑鬍子。

「現在格過門了，我愛玩就玩，愛做就做！怎樣？您老是主席太太了，來干涉我們？不要看錯黃歷頭！」科連多帶着生氣的臉，冷冷地說。

「不是這樣說。我們這夥人，生來就是要弓着背做的。是呀，我也曉得如今格過了門，是自己底江山了！但是，橫直一個樣。伙計！穀米不會從天上掉到你底嘴裏呀！」

彌埃嬀娘急急地說完了這幾句話，就像風車一般，一翻身，直朝家裏跑去。她那椰子杉船似的兩隻粗大的脚，老是一步緊逼一步地追逐，彷彿有一股勞苦和飢

餓底火在後面深深地燒着她底靈魂，使他片刻不停地朝前掙扎。

台青叔在這兩個年輕面前站了一會兒，很想找點什麼事來談談，可是忽然碰着了科連多底陰鬱的眼睛——其間似乎有某種敵對的火直射透他底平靜的心——于是他馬上轉向金斯基而金斯基却也不在逃避似的，自言自語道：

「這真是……真是一匹再好也沒有的畜牲啊……我敢賭個東道……」

台青叔覺得怪沒趣，自己提醒自己地用大聲說：

「啊，太陽已經偏了西！」他鄭重其事地望一望太陽，「實在不早了，我還得趕上×××裏去辦公事。啊，忘記告訴了你們，今天區裏叫我們把那些戰利品！

衣物等件，分給各村子的人們，好，你們也去走一趟，幫助我一把子好嗎？」

于是，他就朝葛伊村底田廬子路上去。

鄉府設在葛伊村從前一個紳士老爺家裏，在烏杜加夫村左前方三里路遠。  
當台青叔一走到葛伊村，就看見禾場上都擠滿了人。許多男人們平濁的鈍  
看，跟女人們孩子們尖銳震耳的高音，像襄河里的狂潮，把台青叔底腦筋也吵昏  
了。

「嘴，伙計們！真熱鬧，真熱鬧。這比前幾年夏加場唱大戲還要熱鬧十倍，我敢  
說……」台青叔從人叢裏擠向前大聲地說。

「啊，頭腦老太爹來了！喂——讓開路呀！」一個粗野的聲音：「庚培嫂聽見  
了嗎？」

「什麼屁頭腦呀！——一個老傢伙，不中用的！我家的庚培哪點不比他強，不  
比他年輕！」

那個所謂庚培嫂的，一頭黃髮，披得像泡鷄母的女人，一面閃着屁股讓開路，  
一面半真半假地諷笑着。

「老……老的就值錢嗎？——庚培嫂！你也嫌我老嗎？但是老可老，鋼火好！不信，試試看！」台青叔向那黃頭髮女人做了個穢秀的醜臉，鬍子一翹，趕快從人空裏溜進了屋裏。

「住住——你這老扒壓頭！讓我來跟你把那幾根騷鬍子扯掉了它！虧你還是頭腦哪，這樣不正經！」庚培嫂並非惡意地叫罵起來，兩手一揮一揮。

「哈哈……罵得蠻好！真是上樑不正下樑歪，中樑不正倒下來……」

「好呀，庚培嫂，再罵幾句……」

「去，庚培嫂……扯他底騷鬍子去……」

禾場上所有的男人們，都像捧名角戲子似的，呼嘯起來，怪笑起來。

「走出去，伙計們！你們把我底辦公室都塞滿了，叫我怎樣好辦公事呢？」台青叔在屋子裏亂嚷。

「喂，台青嗎？聽說區專有命令傳下來，叫你今天分配東西嗎？」

「快點分了拉倒呀！……不要堆久了，生了綠霉！」

擠在屋里的人，迫不及待他囉唆着。

實在說起來，鄉人們老早就瞪住眼睛，從各方釘着那堆封在鄉府里的衣物等件——簡直連覺也睡不着啊！

這些衣物等件，一部份是打×劣來的，一部份是游動隊攻下田尼河，抄收兩家當舖裏來的，區府決定分配給各鄉的人們。

「馬上就分……都出去在禾場上等呀！」

台青叔幾乎叫破了嗓子，才把人們推出了屋子。然後，他吩咐幾個小伙子，把封存在公倉里的衣物等件，搬了出來。

其中有蠻漂亮而且光溜的綢緞衣服，被子，帳子，甚至還有許多奶奶們穿過的繡花小衣，裙子……

最後，是搬出來的一些傢具——幾把銅和磁的茶壺茶碗，簡直亮晃晃，刺人

底眼睛。另外，在那堆香爐花瓶里，翻出了一座約莫兩尺高的古銅的觀音娘娘底鑄像，大概是哪家吃長齋的老太太拱俸的玩意兒，這使人們哄笑了起來——

「哈哈……閉口劣紳……」

接着，從重重的人堆里散量地飄出驚叫的音波——

「啊，好傢伙……那件藍寧綢的八團花馬褂，多好看喲！我想一穿到身上，骨節都會酥起來的！不過，瞎瞎，如今廢止了……」

「唔，小狗他娘！——那條裙子……」

「喂，石頭哥！看見沒有？那條紡綢褲子！嚇嚇，說句心思話，現在……實在很想得一條啊……」

「這是報應哪！從前老爺們從我們這里搶去錢，搶去糧食，做出這許多古古怪怪的服裝，現在呢？……」

人們開始動搖着，擁擠着，探怕落在後面，得不了東西似的。

「我我跟當家的，簡直連換洗的衣服都沒有了了！我……我應該去得幾件！」

……

庚培嫂用肥大的屁股抵住了朝前湧擠的人，同時扯開嘶喉，費勁喊叫她底理由，而且，口里像在嚼着酸梅，發出噉噉的響聲。

「我也一樣，他媽的個屁，我真窮到沒有第二條褲子換洗了！」

另外，一個正對着台青叔站着的外號叫獨眼龍的傢伙，馬上也跟隨庚培嫂叫起苦來。他底頸項上的青筋，像蚯蚓凸脹着。

這是鄉人們底一點老毛病——叫苦叫窮。從前，他們這樣叫，爲了希望老爺們少來刮兩個；現在的意思却變了，希望××多給他們一些東西。所以，剛才叫苦訴窮的獨眼龍，誰都看見他有一條嶄新的沒有下過頭水的白竹布褲子，前不久，他還穿着到過勝利大會的，但他現在竟說：「我真窮到沒有第二條褲子換」

洗了！

「我也祇有一條褲子啊……」

「實在，我光光祇有一件破短褂……」

千把隻眼睛，朝台青叔脚旁那堆衣物瞟着；幾百張口，朝台青叔那里張着。

「瞎，真沒法子，這叫我……」對着這紛亂的人羣，台青叔突然感到茫然了。他祇聽上邊對他說：「按照羣衆底意見分配！」然而實行起來，到底該怎樣判斷什麼意見才是羣衆底呢？他無主而且惶亂。他呆呆地用勁扯他那嘴黑晶晶地的鬍子，好像從它能夠得到救助似的。

「我敢斷定，弄不好，一定要打破頭的……」他着急地想。

「開始呀，台青叔……」

「分配呀，早點……」

人們又瘋狂地叫噓了。

「好——」這下，台青叔才硬着頸項，望了望那些興奮的臉，說：「區里跟我說：『按照羣衆底意見分配！』我呢，大家鄉鄰們是曉得的：一個拋皮貨！這……這……頂好大家作主，看到底該怎樣辦法？」

「好——我我……」黃頭髮的庚培嫂把胸脯一男，現出男性的強悍。「按照各家底人口多少……」

「噯，庚培嫂你也太聰明一點了咧！頂好，是你把這些東西統通扛回去，因為你家有九口人呀……」

人們同聲譏諷起來，她底臉通紅了。

「按照村子底大小分配……」不曉得是哪個在後面吼了一句。

「對，贊成……」獨眼龍附和了，而且拚命拍着胸膛。

「不行！你們葛伊村比我們瑪加村大些，但是，村子小的就該倒霉嗎？况且……」

● 無用之別名。

：你們村子大，未必多格了一些門出來了！

「是的，不行！」烏杜加夫村底弗爾三爺也嘎嘎地反對了。

台青叔是更加心慌意亂了，他無力地從人聲沸騰中，勉強提高嗓子叫道：

「不要吵，放啞靜一點兒！諸位……諸位，我當主席的是有最後決定的權柄的……」

「哼——我看你光會吃飯……呸——去你底吧，你這屁頭腦……」庚培嫂惱火了，兩隻菱角腳足足跳了三尺高。

「你……女人家……懂得什麼？」台青叔彷彿有一般自信心爬了起來，他稍微帶點嚴厲的氣勢。「我兄弟有一句話，請大家聽到……」

人們這才平靜了一點兒，同時也明白了各人都是站在太陽底下，已經晒得黑水汗流了，於是，趕快拉着袖口去揩。

「按照……今天……到場的人……均分……」

「這也不行！不能說沒有到場的人就沒份了呀！况且……他們……哼，比方我家底三花子今天就是到鎮上刺尾隊去會操去了……」一個白鬚的老公公說。

「噓……噓……」人們簡直不懷好意地吹起呼哨，而且，不曉得是哪個懷蛋，竟在人叢里放了一把野火：

「入大大的，還等個烏燒灰……分總是分不均的……頂好看哪個會搶，搶一點了拉倒……」

人們原始的自私的慾火，熊熊地燃燒起來。一剎那，人們就兇惡地鬧着，吵着，活像一羣吃大戶的亂民。幾隻站在人圈外的張口劣紳，也驚訝得狂吠了。台叔叔慌慌張張地用手掩護了那堆衣物，口里憤憤地喊道：

「不要放野！這是什麼地方？是鄉府呢，還是亂葬坑？你媽媽的們……」

這之間，從他底背後突然擠來了幾個人，氣勢洶洶地，是科連多跟金斯基，還有彌埃嬪娘。

「真是一夥兇棍！……天呀，鬧得昏天黑地的，真是有什麼寶貝東西，值得這樣眼翻紅嗎？」

彌埃嬪娘連連喘着氣，最先擠到衣物面前，口里雖是這樣高傲地斥責別人，但她自己底眼睛却很很地盯住了一條黑湖綢裙子。

「伙計們，來得正好！」台青叔大大地拍着科連多跟金斯基底肩膀，同時望着他們非常有信心的年青的臉嘴。

科連多對金斯基會心地微笑了一下，像一隻決鬥的公雞，就站在衆人面前開腔了：

「這里剛才的把戲，弗爾三爺跑回去都報告給我們聽了，哈哈……」他冷笑了，一聲。「今天大家真是熱心，比那次打響應還……不過，爲什麼那次有許多

人都跟烏龜一樣，把頭縮得緊緊地，我們鳴鑼集合，終於祇到了一小半呢……」

這傢伙底話，老是扛着南竹不轉灣的。金斯基似乎怕他鬧憤了事，跳到他面前，打斷了他底話頭。

「我說……」金斯基發言了。「就是這幾堆東西，全給哪一個人，也不會享用一百年的！我們……是要去創興一輩子，不，幾輩子底食用的啊……今天這點衣物等件，原不過是×××一點意思，望大家以後好齊心協力，打出更廣大更富足的江山來……所以，我兄弟底想法，是按照我們這鄉底村子劈爲九份，然後由各村子負責的人按照各家各戶缺少的程度，再去公平地分一次……有些原來就不缺衣少用的，那就不該也算一份……」

「你說的蠻對，麻子哥……」

「是的，我們要『眼光放大些，帽子抹上些』啊……」

「好囉，隨便怎末分配都好，我不是早就說過的嗎？」

「真是……將來×××發達了，還愁什麼衣服穿？——我們還要搬到省城里去住洋房子哩……」

人們都像醒了酒，謙虛地贊成了金斯基，祇有獨眼龍還在哇刺哇刺，似乎不很服氣，經過科連多用指頭點着他底鷹嘴鼻尖，罵了以下的話：

「你這狗入的前次要你進……你說你祇有一隻眼睛，拿着快鎗瞄不好準現在，媽的！未必你那隻瞎眼珠睜開了……你靠什麼狠氣，硬要比別人多得多些？你哪沒有你比別個家里都強！」

於是，也貼貼服服地不響了。

人們滿足地散了場，歌和連天地在路上唱着。

「嚇嚇，虧你們來跟我解了圍……」台青叔臨走時，對科連多跟金斯基說。

「我跟您老說……」科連多用點不客氣的氣派，「做事要有決斷，要把眼睛照着頂苦寒的人光一味活搖活動是不成的……」

科連多跟金斯基走向鎮上的路去了，彌埃嬭娘大大聳動着獅子鼻孔，埋怨地底丈夫說：

「我叫你不必幹這職務了，你偏不信！好哇，被晚輩人當面教訓，真是……祇好把面放到褲襠里去！」

「但是，我總是頭腦哪！」台青叔回答道。

### 三

從那次分配衣物的風波以後，台青叔近來算是比較過得安靜點了。雖說各村也不斷發生過幾件事，要他去處理。

他是有經驗得多了，從上次科連多跟金斯基底幫助里，他簡直取得了人們底愛戴。人們常對他歡呼着：

「慇老真是我們有領的頭腦啊！」

他私自矜喜着，而且高興起來，還跟着年輕班子底後面，不入格調地學唱幾句歌——

「興起呀……缺衣少食的人們……」

然而，他底聲音總跟他底骨頭一樣，老而且硬，好像在一個黃昏的晚上，古廟里打着一口破裂了的鼓，叫人聽了不高興，發生一種鈍濁的感覺。有幾次當他正唱得起勁的時候，冷不妨碰了年輕人們底釘子！

「嘻，您老一加進來唱，就把我們底音調都攪亂了，簡直像在清水里撒了一把灰。」

但他還是不服氣，依然在跟他底妻一塊兒起卡子<sup>①</sup>的時候，唱得蠻高蠻大。不過，一件事却來阻止了他底快活的歌唱。

這件事，就是一時風起雲湧的「清算灰色份子」的運動。

① 是一種捕魚的工具，狀如工字形，很小，用竹筒削就的。

灰色份子雖不是田主老爺們那樣，肚子飽脹得凸凸地，但也不是普通鄉人那樣，肚子成年餓得一張皮。

葛伊村附近的「清算灰色份子」的浪潮，在科連多跟金斯基這一夥人底掀動之下，澎湃怒吼了。

第一個該交「天羅運」的，是碼加村底坦丁。

坦丁是個四十多點歲，遠近有名的外號叫作胡椒老鼠的人物。這外處，並不全是指的他那矮小的身個兒，以及他那對狡猾的細眼睛，而是指的他那平日做事的精明強幹，手段潑辣。

被人舉發，傳到鄉府以後，他挺直地站在台青叔與面前，眯着陰鬱的眼睛，非常沉着地對台青叔打招呼。

「啊，台青哥！你好呀……」

「啊，坦丁哥！」台青叔底肩膀聳了一下，有點侷促的神氣。「今天請你老哥

來，沒有別的，不過一點公事商量商量，嚇嚇！像對不住人似的，即刻陪了個笑臉。

「是的，我也曉得一點點了。」坦丁表示滿不在乎，而且早有主見。

「本來呢，坦丁哥的話，我們都是鄉鄰，大家都是非親即友，私八方面，又早日無冤，近日無仇，我台青出來當這職務，原也是大家抬出來的。這次……請你老哥來，也是大家的意思！」

「很好，我們彼此都不必客氣，公事公辦好了，我曉得你還沒有窮到要打我的主意！」

「好囉，坦丁哥！你是心寬氣亮的人，現在有人說你是……嚇嚇……富農，意思不過請你委屈委屈，捨一點財，舒服舒服大家。」

「我是……」坦丁極不以爲然地拿半隻眼睛釘住對方。

「是的……嚇嚇……」

「照這樣說，我是犯罪了，該打倒，是不是？」坦丁憤憤地問。

「這這！這……這……打倒是不會的囉……」

「這里准許你說理的嗎？」

「當然……當然……這里並不是『綠軍』底衙門呀……」

「嗯……嗯……『富農』……」坦丁從容不迫，像在想文章。「啊，也該打倒這是說不該比別人多有兩個錢！但是……喂——」轉爲叱責的聲調。「台青！哥恕我說句放肆的話：你們幹的很不聰明很……」

「因爲要人人一般平！」台青叔理直氣壯地說。

「然而，這中間我想應該有點分別的。」坦丁侃侃而談。「比方那些田主，那些包攬詞訟的傢伙……該打倒！因爲他們不是敲詐別人底血汗，就是坐享祖上底餘業……但是我……第一，是自己一生勞碌奔波掙出來的江山；第二，是光明正大地做事，毫末妄取一文非份的錢。就說我現在比別個多有兩個錢吧，那也是我勞心勞力的結果。這……這不很合乎你們新社會底理想嗎……」說到這里，

他把牙根咬緊了。

不錯，坦丁有他自己的理由。他從前年輕的時候，實在是個精打光的人。後來，虧他巴巴結結地做，一手做起了二十多石好高田，外帶開了一座作坊。田活里僱有兩個長活司傅，一個放牛娃子；作坊里僱了三個木匠，兩個徒弟。此外，餵了兩匹壯大的牯牛，五六條大肉豬。而且，手里積有二三千現洋，騰賤賣貴。由他說，這是一生辛苦的不可侵犯的特權啊！

這「權特」是太堂皇了，弄得台青叔也像風擺楊柳，無所依歸了。

「要人人一般平！」台青叔吃吃地說。

「十個指甲也有長短呀！怎樣能夠一般平呢？」坦丁一句話，把台青叔駁倒了。

台青叔思索了許久，才緊繃着臉，說：

「總之……勿論如何……你家里僱了那許多司傅，賺了不少的錢，應該捐

些出來！」

「不錯……但是，我也一樣地跟他們在一起做。再說，我已經加了他們底工錢，照着工會里的規定。」坦丁顯出無可忽視的堅決。

「依你這樣說，你……你……」台青叔低聲下氣地問。「坦丁哥，一點也不應該侵犯嗎？」

「嗯……」坦丁狡黠地笑着，好像心里在輕蔑地想：

「呸——滾你底蛋吧，主席……」

「嘻嘻……」台青叔扭怩起來，坦白地自責道。「坦丁哥，你是曉得我底根底的，我……嚇嚇……原不過是個排皮貨……既然負了這職務，也不過盡力替大家做點事哩……」

「你很好，台青哥，你比那般毛脚毛手的年輕人們強，那般傢伙，好像天狗星下凡，硬要把隨便哪個人都要變成跟他們一樣——脫下身上那條遮羞的褲子，

就再沒有第二條了！這，他們才說是真主義，嘻嘻！

坦丁野馬是的大笑起來。

「但是……然而……他們也並不錯呀……他們……眼睛是照着頂苦寒的人……」

「不然！都變成精打光了，那還成一個什麼新社會呢？」

「好，坦丁哥說來說去，這次找你們這一類的人來，無非爲着經濟問題，我想，你總得捐幾個出來，好平服平服大家！」

「這末……我看……請你給我寫上二十塊錢吧，算是報效×××的好，我家還有點小事兒，失賠了！」

坦丁跨出大門，錐子形的瘦臉上，浮滿了一觸即發的笑痕。

#### 四

威龍鎮今天是個「熱集」。

這沿堤建造的五六十家店鋪的小市鎮，每在熱集，到也鬧熱得很。雖說以前幾家大店鋪，像萬哈利榨坊之類，現在是關門大吉，逃之夭夭了。但其他的中小鋪子，戰後，生意却逐漸旺盛起來。

各村子的人們像趕廟會似的提着籃子，揣着又口，或是挑着一籬筐吃不完的多餘的糧米——這是奇蹟啊！——提着一簍鮮魚，忙忙地來趕集了。

威龍廟前面的一塊大空場，習慣上是頂有生氣的地方。在這里，有各色各樣的攤篷，布子……

太陽光直射在魚攤子上，魚鱗閃着白晃晃的光輝。

一個賣魚的老女人，手里提着一條尺把長的鯉魚，一閃一閃，口里正跟一個買主在唾沫星飛地講價錢——

「喂，比德哥……你未必是金口玉言，說出一串錢就不再添了嗎……」

這聲音很急促，很粗大，隨便哪個都分辨得出是那個彌埃嬭娘底鴨子啃田螺的腔調。

此外，各個攤子上，担子上，也在哇喇哇喇地叫着——

「要莧菜嗎？」

「要白菜嗎？」

「啊啊，飛嫩的菠菜……八個銅板一斤呀！」

在這緊張的場所底對過，是一座有樓房的茶館。一塊黃紙招牌貼在大門柱子上，寫着四個豎大的紅字——

「勝利茶園。」

樓上，所有的粗木桌子，長板櫈，都坐滿了人。

一股好南風，帶着秧田里的水和綠葉素底融化素清香，迎面吹拂着這些喝茶的村人們。村人們把短掛脫得精光，讓那涼悠悠地的風底手，撫摸他們黑黝黝

的胸膛。

這之間，獨眼龍跟弗爾三爺坐在左首一張桌邊，態度很安閒地喝着毛尖茶。  
「加開」呀，安果伙計……燭眼龍一隻脚斜擱在旁邊一張板檯上，扭轉身子叫道。

跑堂倌安果活像花鼓戲上的丑脚，把下巴一歪，趕快跑來給獨眼龍加了開水。

「再拿一盤西瓜子來，安果！你這狗入的，未必也跟老子一樣，瞎了楞睛鼓（眼）嗎？先一盤瓜子老早就嗑光了哪！還有……再跟我拿兩根哈德門來！」獨眼龍非常趾高氣揚地嚷着。

「好，獨眼龍同志，我就來！」

獨眼龍這才舒舒服服，伸長着鵝一般的頭項，伏在桌上喝起茶來。

「呃，獨眼龍伙計你……你剛才說的話……是真的嗎？坦丁他們真……」

坐在獨眼龍對面的弗爾三爺，用他昏花的老眼瞥着獨眼龍。

獨眼龍把那隻完好而精明的眼睛翻了一翻，說：

「嗯……您老人家幾十歲，未必我後生子還哄騙不成……」

「是哪個說的呢？那話……」弗爾三爺底長而且白的眉毛，像兩把劍，快伸到獨眼龍底鼻尖上了。

「都這樣說呀！」獨眼龍搖頭擺腦，神氣十足地說。「啊——是庚培那忘八入的親口告訴我的，他是瑪加村底人，還靠不住嗎？」

「他是怎樣告訴你的呢？」弗爾三爺咕了一口茶。「說清楚點，伙計……你勿論說什麼，總是吞半截吐半截的！」

「他告訴我，坦丁他們這一夥的，暗地攤派了三百多洋錢……送把台清叔了。又說還送了好幾套夏布衣料里！」

「這話，伙計，我覺得……」弗爾三爺搖着頭。「不大靠得住，我們跟台青叔

住在一個村子上，什麼事情還瞞得了衆人底眼睛呢？」

「笑話——『不大靠得住！』爲什麼別個鄉里老早就把『灰色份子』清光了，我們這里還……呢，未必坦丁是外國洋人保過險，動不得的嗎……他家里什麼都比別人的強——一滿倉穀，餵了兩匹大牯牛……還有，田又好又種不完……您老人家過細思想！想光罰他點屁錢做什麼？」他使氣地把兩個指頭一揚，幾乎戳着了聽者底眼睛，以致弗爾三爺趕快把劍形的眉毛縮去了。

停了一下，他又忽然猛猛地把大腿一拍，加上——

「未必我獨眼龍幾時冤枉過人？」

當獨眼龍正說得口沫橫飛，揚揚得意的時候，是彌埃嬪娘底聲音在底下喊着：

「弗爾三爺！您家瑪瑙底魚賣完了，我們一路回去呀！」

「喂——彌埃嬪娘！你上來坐坐，我在喝茶哩。」

她上樓來了，提着一只空簍子，里面放有一瓶米老酒，跟幾塊豆腐乾子。

「獨眼龍……」彌埃媯娘一開口便是教訓。「我老看見你在坐茶館的，你這東西，真是……真是游手好閒。」

「我不像您老想發財呀！要曉得……這是什麼年頭？」獨眼龍自滿地說着，但忽然臉上變得很正經，眯着左邊那隻白翳密佈的眼睛，——而右眼却格外挺大起來——說：

「唔，我要去了……唐，彌埃媯娘！回家跟台青叔說說，叫他遇事過點細，外面風聲不好！」

他一搖一擺地走了。

彌埃媯娘在跟弗爾三爺從鎮上回到村里的路上，同弗爾三爺道：

「呃，剛才獨眼龍那壞蛋了些什麼呀……那樣鬼頭鬼腦的？」

弗爾三爺把獨眼龍底傳說轉告了她，她着急得連跳帶躑地朝家里奔去。

在家里，她底丈夫——台青叔正坐在大門口理魚網，不時把眼睛透過村前一叢綠陰陰地的密柳樹，察視着那條延向鎮上的道路，心里想着——

「今天的魚價該賣得好吧……」

村子里如此的沉靜，有幾隻早熟的蟬在鳴叫。

從附近的村落，清清楚楚他傳來了一陣兒童團底歌聲，激觸着波動的湖水，格外顯得清脆，活潑，而且顫抖，活像吹着銀笛：

「我家底……爺爺頂可愛……」

頸項上……已經……掛上了『犧牲帶』……」

台青叔底心里充滿了快活的幼年人的感情，他停止了手下的工作，歪着頭，撚着黑晶晶地的鬍子，嘆息着說：

「這是年輕人底世界啊……他們比起我們這老一輩的，該是多末的輕鬆而自由呀……唔，要是我那個寶貝兒子——彬森不給綠軍打死，那末……那末

……他現在一定像一隻喜雀……跳跳蹦蹦的啊……」

他沉默了，浸漬于陰鬱的深思——

是對手第三次反攻的時候，他們利用小網船底威力，像蝗虫，一下子飛來了。那上面雨點一般的掃射着帶有燃燒作用的炮彈，眼看着許多沿湖的村莊着火了，毀滅了。于是，所有的地方戰士們都開去兜頭激戰了，但力量還嫌不夠，沒有辦法，區里最後忍心地徵調兒童團去填補陣線底空隙……他底兒子——彬森剛剛到陣線，就被炮彈打死了……

「我底娃子啊……你是……勇敢的……犧牲了！」眼淚靜靜地流出，在他底高大的額骨上閃着光。

忽然，村前田塍子上浮現了彌埃孀娘底身影，他趕快揩乾了淚，裝出快活的臉嘴去迎接她，同時興奮地說：

「嗨——你回來了，老伙計嚇好大一瓶酒……嚇嚇，讓我們兩老今夜喝個

大醉吧！但是……你聽——」他把手向前一揚，提起妻底注意。「那些小娃子們唱得多末好聽呀……嘻嘻，就是我這五十多歲的老頭子……也像變得年輕些了呀……」

歌聲又固執地飄蕩了來——

「從此……爺爺也不愁……姆媽也不哭……」

大地上……造起了……飽足的新世紀……」

然而，彌埃嬭娘並沒有給他預料的同感，反而把嘴巴撇得足有三寸高了。

「怎樣，我底老伙計……」

「『怎樣』……哼——」彌埃嬭娘底眉毛一蹙，焦灼地把弗爾三爺對她的

傳說一五一十地傳告給他了。最後，她憤慨地埋怨地說：

「你這個老背時貨，好哪……你這樣跳死跳活，爲的什麼？你說爲了×××，

爲了大家，嚇嚇！可是大家曉不曉得好歹？反說你受了別人底買活（賂賄）好……」

這一次該輪到你被大家推倒了！她否認一切地把手一揮，吵嘴似的詛咒起來：「我都看穿了，我都看穿了！這般喉嚨里伸出手來的光蛋們……我求你以後不要管這『淡閒事』了……」

台青叔思慮了一下，從皺摺而還有濕潤的眼角推出苦笑，說：

「嘔——媽媽的們……老子偏不信這邪！老子……『心中無冷病，胆大吃西瓜』……況且，坦了他們並沒有『反水』，雖說他們比別人富裕，但……他們也是在勞心勞力呀……這也要打倒，將來哪個還有心事去興家立業呢……未必我們是需要叫化子世界嗎……」

「看這樣子，獨眼龍們光景是要搗你的鬼了，我看，你頂好乘這機會把職務辭掉了它吧？」

「笑話，真是……我是大家公舉的……我老子怕他獨眼龍胡說八道嗎……呸——他是個『白日鬼底乾兒子』，誰不曉得！」

他又動手理着魚網。然而，他不久忘形地把魚網放下，用手抱着頭，想着：

「獨眼龍這傢伙，老是遊手好閒，一心一意想多撮幾個昏水魚……那末這就算是比我還行些，還格鬥些嗎？」

他不能很快地給予他自己一個解答。

## 五

「台青叔跟坦丁們勾結……」

「受了『灰色份子』底買活……」

「推倒衛護『灰色份子』的頭腦……」

像一把石灰撒在狂風里，鄉人們對於台青叔底攻擊，飛快地傳遍到每一個角落了。尤其是獨眼龍，他近來特別起勁。在茶樓酒館里，他連連拍胸捶桌，眨着那

● 馬社謠者的一句刺薄話。

隻完好的眼睛，對着鄉人們，用煽動家的口吻，嚷道：

「你們這般人都睡在鼓里呀……被台青叔欺騙了，還不曉得……現在，不能等待了，我們要自動起來幹一傢伙啊……我們不是人人都有權柄的嗎……」

如果有人問他：

「那末，照你說……應當怎麼幹法呢？」

「像這樣——我們一下子湧到坦丁底家里去，愛什麼拿什麼！不過，埋在他老婆底馬桶子底下的三千洋錢，（他是早就斷定了的）應該公平地分！」

但他有一天碰了釘子。

事情是這樣的：當他一次正在鄉府底大門口進行宣傳時，恰巧科連多跟金斯基跑去了，冷不防地遭了金斯基底一問：

「喂，獨眼龍！要分坦丁家里多餘的東西……是對的。但是，你有什麼權柄邀人去呢？」

他幾乎回答不出來，好久，他才呢喃地說：

「既然那個頭腦叔叔不格鬥了，我就可以起來再……」

「伙計……你底鬥是怎樣格法呀？」這是科連多的問話。

獨眼龍口呆了，光聳着肩膊。

「我跟你說——」科連多把腰一挺，「乖乖！你獨眼龍底根底，我是摸得清的你……你做夢都在想發橫財……你這流氓，除了坐茶館，押『彈錢寶』，你另外做了點什麼事？你以為格鬥就是大家袖着手白玩，這樣，你等着去滅亡吧！不然，你要再瞎扯蛋，老子火氣上來了，一拳頭把你底這隻燈也吹掉了它……」

科連多底拳頭送到獨眼龍面前一幌，像一個大饅頭。

「你這狗入的！未必……你真比我強你……你想怎樣辦呀？」獨眼龍還不服地問。

● 意思是獨把眼龍那隻好眼睛也打瞎。

「我們要去發動大家，改變路線……」

在這議論紛紛的火頭上，那個中心人物的台青叔，一天天感到孤獨了！他有說不出，想不清的煩悶啊！他那長長的黑晶晶的可愛的鬍子，近來逐漸枯黃而且垂低了。人像老了十歲，成天容易跟他底妻吵鬧。

「未必我真該被人推倒了？瞎瞎……我有什麼私心……對不住大家……」  
「他常常自己問自己。」

一直到區府召開葛伊村鄉民大會，他才得到了一個結果。

大會是開得蠻熱鬧的。平常威龍鎮排菜攤子的廣場，全站滿了趕會的千把多個鄉民。

中間臨時搭了個四根柱子的主席，台樣子很像往日唱花鼓戲的戲台。

一把區府底大旗，在台頂上飄着石榴花底色調。

台青叔嬉彌埃台娘到達會場的時候，台下已經被人們照老習慣——你不

顧我，我不顧你的大說大笑所支配了。

「啊嘖——頭腦來了！」

「看他怎樣說，爲什麼衛護坦丁們？」

「人老了，到底不中用囉……哈哈，受了別人底買活……」

一陣惡意的諷刺，將台青叔送上了主席台。

台上，除了區府底頭腦達尼夫——一個油黑面孔，卅歲上下的人，從前是鎮上的打鐵佬——之外，是斜連多，金斯基，獨眼龍，坦丁……

奇怪得很，獨眼龍今天反沒有平常高興似的，嘴巴抿得又緊又撇了。祇有科連多跟金斯基倒還照樣是雄糾糾地。

那個惹人注意的坦丁，他却沒有一點兒變態，依然是胡椒老鼠底本色——陰鬱而且沉着。

台青叔一點精力也沒有似的，謹謹慎慎地走上去跟達尼夫握手，鬍子微微

一動，輕輕地說：

「人都到齊了，開始吧！」

彌埃嬭娘還是拿出她老年人底身份，異常高傲地搖着頭，從鼻子里哼着氣，喃喃着：

「如今世界上……你去打鑼也尋不出一個好人來了！……噲，變得多不快啊……天哪，從前，這——」她指着台下各色各樣的臉嘴，「這都是些『屁都不敢放一個』的人呀！現在，哼，都變成舌尖比剃頭刀還快了！」

區頭腦達尼夫走到台口，先用打鐵佬底婆態把手朝上一舉，然後朝下一落，開始講話了：

「今天……各位……大家……這個這個……」他是不大會講演的人，向來是幾句簡單的話，「葛伊村全鄉底同志們都在這里，我要講的話是：你們底領導人台青叔犯了錯，有的人說他是受了坦丁們底買活，所以放掉了清查『灰色

份子」的工作，這是獨眼龍幾個人報告的。」他隨即回頭望一望獨眼龍。

獨眼龍趕快把頭一低，顯出忸怩的姿態。

達尼夫接着說了下去：

「有的說台青叔不去執行這工作，是因他本身原是個中農，富農的思想蠻濃厚！所以……這個這個……活搖活動……這是科連多跟金斯基們報告的……」

科連多在旁憤憤地把頭一點，容忍不住地說了起來：

「是的，台青叔實在太……」

「唔——科連多！我底話還沒完哪……你停一會兒再說不遲呀，兄弟……」

……達尼夫制止了科連多，繼續說道：

「區里今天召開了這個大會，請大家詳細討論，再有一點：我們區里這一方面，已經決定下來，要改換你們鄉府底頭腦，也請大家先想想，看是推舉哪個的好！」

……」

「好哇……」

「頭腦老哥，贊你的成啊……」

台下的人們高聲喝叫着。

「達尼夫司傅，你這個打鐵佬！你也跟他們一鼻孔出氣，冤枉我底老頭子嗎？」

……「彌埃嬭娘跳起腳來，把台板跌得「碰通碰通」的響。

「哈哈……『司傅』打鐵佬……他如今是我們一區人底頭腦哪，你還

喊他是這……」

人們粗暴地吼笑起來。

可是，彌埃嬭娘依然不管那一套，還是一跳三叫他說：

「我們……一個獨種兒子……爲了你們這什麼×××，被綠軍打死了……」

……我家底老頭子……成天爲了你們『漁業事』也討不開去討賠，我們得了你們

什麼芝麻大的好處？現在……你們反來咬他一口，你們……你們這些遭天雷打的喇……」

「嚇嚇，彌嬌埃娘！您老這樣大的一把年紀了，爲什麼還是像小娃子底脾氣呀？嚇嚇，您老不要哇喇哇喇囉，什麼事……總可問個水落石出的……哪個又不能冤枉你家庭老頭子的啊……」

達尼夫連笑帶說，才把她底火氣平服了。

「好，現在四方面的人都在場，先讓獨眼龍來說……」

獨眼龍失去了大口大氣的風度，像「跛姑娘穿裙子」扭了半天，臉紅紅地唔吱道：

「我也不過……聽見旁人說……都……都……假設真沒有那回事好！

」他把頭一拍，「就算我獨眼龍錯了！」

他把頭一縮，連躬也不鞠一下，慌忙退到台後去了。

「哈哈……真是白氣鬼！」

「媽媽的，真是『石灰袋子！』」

台青叔從人聲沸騰里使勁講了：

「各位……這一下該曉得我沒有受別人底賣活吧！敢誇句海口，我活了這大半生，從來沒有化別人一個冤枉錢！況且——」他非常憤激，鬍子抖動了。「現在做格門工作……就是上次處理坦丁底事，不過覺得他說的蠻有理，我才那樣辦了。坦丁那天說的對不對，今天由他再說一遍，請大家評判評判看。至于我呢，好——」他像領悟了難題，坦然自責道，「好——我算是活搖活動！現在請你們換個比我高強的人來幹，我甘願到家里『向粗糠火』去！」

忽然，台下呼嘯的音浪捲了過來，把他底話衝斷了——

「叫坦丁來說！」

●意思是擺着手玩玩而已。

「看那個胡叔老具有什麼屁道理？」

胡椒老鼠在這些仇視的呼嘯里，還是滿不在乎地，他從容不迫地把那天對台青叔說的那一套又對大家說了一遍。最後，他用一種敵意的容忍，反抗的冷笑，結束了他底話：

「總之，我千不該萬不該……比大家多有幾個錢……你們儘管多派我底稅好呀！……不過，我剛才已經說過了：『這是我辛辛苦苦積蓄的一點家私啊！』」  
末一句，似乎含着悲哀的氣味。

這時，科連多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像被憤怒的氣脹大了他底週身，他底肚子挺上前去一聳一聳，兩隻手一伸一縮，彷彿拉磨似的，說：

「各位聽見了嗎？剛才坦丁放的狗屁……但我請問他一句：要不是他家那幾個司博們成年駝着背着，他趕活路，那末，他一個人掙個屁家私！」他底手向前一揮，加重着語氣，「去！——凡是他們家里多餘的東西，都該拿出來分給大家！」

「是的，說的蠻對，科連多兄弟！」

「把他底高田跟我們低田混起來對分一次啊！」

「有兩匹牯牛，牽走一匹，做貧農團底公牛呀！」

這些聲音，轟炸得像打土雷，剛剛一停止，却又從人們底後層湧上前來，但不是憎恨，而是愛好，而且充滿了春天里的波浪的柔和——

「科連多，你這個乖乖兒子……你真是我們自己的人啊！」

「好呀，都擁他的護呀！」

「舉他頭腦啊！」

人們自動地把手舉了起來，密得麻林一般的。

等台下人底暴風雨逐漸退去以後，達尼夫才張着興奮的發紅的眼睛，正式

提出大會底決議——

「新主席——科連多！」

---

「清查『灰色份子』的突擊隊長——金斯基」

「台青叔並非有意怠工，對於新事業還是很熱心的，調區府經濟部做事！」

於是，人們底心合拍地跳動着，人們底聲音諧和地歌唱着，展開了一條火龍似的隊伍，堅實地朝田野移動了！



轟動全世界的  
獲得列寧獎章的  
蘇聯文學最高峯的  
一部世界名著：

#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奧斯托洛夫斯基著

段洛夫  
陳非璜合譯

實價  
平裝  
七角  
精裝  
一元

本書的內容，是這天才的作者，——這盲目而殘廢者奧斯托洛夫斯基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逝世了——用潑刺而堅毅的筆調（事實是口授的），描寫他自己所經歷的艱苦而激揚的生活過程。生活是一條線，在無形中，將人與人；人與社會連繫得非常密切，所以，在本書中所出現的，不僅是作者的化身可却金，在青年的生活，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內亂時期馳騁在戰場的生活，新經濟政策開始後在工場內的生活，還有在這內亂時期，帝國主義者，資本家，地主，富農的醜陋，陰險，奸詐，狡黠的姿態，也真實地被暴露了。

由於本書的產生，蘇聯文學達到了最高峯了，電影劇本作家蔡斯已將本書改編為電影脚本，由奧迪沙的康字木爾斯電影場攝製。作者本人，得了列寧獎，這些顯著的事實，都證明着本書的價值。

全書四百頁，銅圖九幅，裝釘一巨冊，精裝尤為珍貴。

潮鋒出版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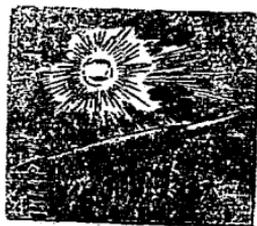
總發行所  
上海  
發行所  
上海  
發行所  
上海  
發行所  
上海  
發行所  
上海  
發行所  
上海





以文畫人文畫  
廿六年八月五日

一九三七年六月初版



文學者叢刊之二  
生與死

實價四角

著者 吳 奚 如

出版者 潮鋒出版社

地址：上海牯嶺路四四號

發行人 盧 亞 平

經售處

生 活 書 局  
暨本外埠各大書局

3.40

